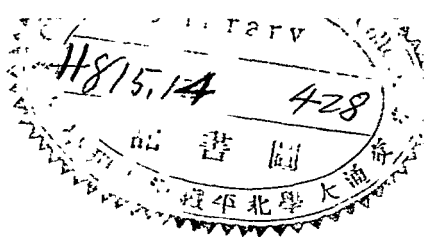


夕種描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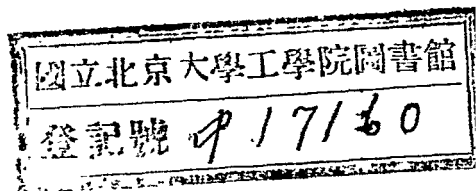


張賢平作



素描種種

張資平著



上海光明書局印行

1931

目 錄

- 驥鼠先生 1
- 綠徽火腿.....23
- 她悵望着祖國的天野.....58
- 一班冗員的生活.....85

鼯鼠先生

二

鼯鼠先生是陶壽常先生的綽名——我們四年級同人贈給他的代名詞。

陶先生是我們K中學的英文法教員，本年九月我們昇進了四年級後才到我們中學校來的。聽說陶先生是去年六月間由S高等師範畢業出來的，未來我們K中學以前的一年間在他村裏的高等小學每星期擔任幾點鐘英文。他能來我們K中學當教員完全是由S高等師範教員

鄭先生推薦的。因為我們K中學的劉校長和陶先生的受業師鄭先生是X大學的同學。據劉校長的報告，陶先生的英文程度是很高的——大概劉校長也不過根據鄭先生薦書中的巧語，我們可以想像得到的——不過我們總存了一點偏見，陶先生由S高等師範出來已滿一年了，這一年間何以總售不出去——沒有中學校聘他當教員呢？聽說和他同級的有十多個人，快要畢業之前就給各中學校爭着聘了去，祇剩下陶先生沒有人要。校長又說他的英文程度不壞，所以陶先生還未到校之前，我斷定他之不受歡迎一定是風采不佳。各中學校都不要的，劉校長偏聽鄭先生的話把他聘了來，我們K中學可算是倒運了。在我們四年級中我算是頂信用劉校長的話的，其他同學中對陶先生的英文程度很多懷疑的。

擔任我們四年級的英文法的李教員不該患了神經衰弱症的。李教員因為要休養辭了職，所以這位陶壽常先生就跑到我們級裏來了。

我們對陶先生沒有好感的第二個原因是我

們正大失望中——離開了李教員後的失望中，陶先生就跑了來。李先生是教會辦的大學的畢業生，年紀也還輕，英文程度很好，教授法也妙，並且上課時的風采奕奕，無一點不使我們敬愛的。當我們聽見李先生要辭職時，我們都感着我們眼皮沉重，異常的失望。在這期內學校就發表陶先生要來擔任李先生的功課，我們都直感的以為李先生是被陶先生擠了去的，所以對未到校的陶先生都抱着反感去等候他來。

開學式的那一天，劉校長和新舊教職員率領着我們同學數百人向國旗行了三鞠躬禮後，校長很誠懇的致了一回訓詞。

“本學期聘請了兩位新教員都是品學兼優的新進教育家，這是我們應當特別的表示歡迎的。”說完了訓詞後，校長緊接着介紹兩位新來的教員。

“這位是陳伯勳先生，是擔任生物學的。”校長指着一個年約四十多歲的，鼻孔下面蓄有短鬚的新教員介紹給我們。

陳先生站了起來向我們鞠了一躬。

“過蒙校長稱贊，實在不敢當。往後兄弟祇盡能力所及和諸同學研究學問。也望諸同學熱心的來共同研究。”陳先生說了後又點了點頭，回到他的坐席去坐下了。

“這位是陶壽常先生，是擔任英文法的。”校長再把坐在陳先生旁邊的一個尖嘴小眼的新教員介紹給我們。

——完全是一匹 mouse！我看見他，就起了這樣的一個直覺。mouse！mouse 先生！

Mouse 先生雙頰塗了朱一般的站起來向我們戰戰兢兢的鞠了躬，站了一會，說不出話來。因為他要到我們四年級擔任英文法，所以我特別的視察他的臉孔和態度。他的眼睛不單小得難看，並且深深的陷入眶裏去了。若不是當中的那兩根門牙露了出來，他那很厚的紫色的嘴唇緊縮做一團，我真的要誤認牠為母雞的排洩器官了。愈留神觀察他，愈覺得他像一匹 mouse。

陶先生站了一會，額上發出了許多汗珠兒

他忙從衣袋裏取了條手巾出來向額上揩。

“蒙校長，長，長，厚愛！聘我，我，我……來當教……當英文教員。和和諸君共處一堂，……” mouse 先生居然敢伸出右掌來對着我們向空中招撫一下，表示‘共處一堂’的意思。“是，是，我最以為榮幸的。”

——以後每月能領四十塊大洋的薪水，當然再‘榮幸’沒有了的。我心裏覺得異常可笑。

“兄弟不會說話，說得不好，對不起。” mouse 先生雙頰愈漲紅得厲害，退下去了。

我們同級的同學們都你望我我望你的微笑，還有幾個伸出舌頭來笑的。

二

第二天是正式上課的日子了。好奇心鼓動着我們盼望陶先生早一刻到我們教室裏來。第一點鐘是倫理學——六十多歲的高廩生的修身訓話，大家都沒有心緒聽講，盼望他快點下去換

陶先生上來。

下課的鐘響了，高稟生退出去了，我們級裏便起了一陣喧嚷。

“喂！喂！你們看陶先生像個什麼樣人？”級裏的頂刻薄的徐君笑着問我們。我們知道他又有引人笑的刻薄話了，都笑着準備聽他的說話。

“你看他像個什麼樣人？”我忙反問徐君。

“東門橋的……”徐君的話還沒說完，副級長的白君狂笑起來了。

“你看，笑得這個樣子！”級裏的頂年輕的汪君問白君。

“黃保隆轎館裏的擡轎的！”白君說了後全教室都鬨笑起來了。

“若不是他穿件西裝，我真要當他是那個轎夫了。”

“我覺得他完全是匹騾鼠。你看他嘴尖眼小的。”我始終主張我的最初的印象。

“同感，同感！”一個綽號性的哲學者的米君在響應。全教室又鬨笑起來了。

“的確風采太差了。外觀太貧寒了。”級長的許君抱着幾分同情的說。

“看他的說話和舉動是個很老實的人。”一個姓宗的同學也對陶先生抱同情。

級裏的空氣——對陶先生抱反感的緊張着的空氣——漸漸的和緩下來了。

“學問好不好要以後才知道，但我敢決定他的教授法是不行的。你們看，祇說了兩句話就出了一頭一臉的冷汗，雙頰緋紅的，紅得比關雲長還要厲害。他的教授法是靠不住了。”一個同級的陳君在批評陶先生的處女講演的態度。

“那不一定。初次登場誰都有點兒戰戰兢兢的。過幾天慣了後就好了。”忠厚的宗君始終替陶先生辯護。

“總而言之，趕不上李先生是可斷言的。”一位姓滕的同學說了後微微地嘆了口氣。

“來了喲！來了喲！”在熱望着陶先生來上課的徐君聽見教室外的靴音，歡呼起來。

陶先生的靴音帶有點鐵屑在地板上摩擦的

音響，黑色的靴皮也轉成灰白色了。身上穿的原是紺青色的，現在完全變成紫紅色了的反領西裝，祇有肩脅下的部分還可以認得點紺青色的薄影出來。

陶先生不疾不徐的走上教壇上去了，正立着向我們鞠了一躬，前列坐的幾個同學不能不站了起來。坐在後列的屁股還是死貼着坐席不肯起來。其中也有幾個覺得先生既向我們鞠了躬，過_了思不去，不得已把身體往前搖了一搖，或略把屁股一提就算了事了。

陶先生的態度異常的嚴肅，像在準備替他的老子或老娘成服，或籌思當成服的時候對着來賓要如何的哭法。在我眼睛裏的陶先生的姿態是很愴然的，他的態度也很愴然。先生的態度雖是嚴肅，但他的蒼黑的臉頰總帶幾分紅赭。我們級裏的空氣也在緊張着，連呼吸的聲息都聽不見，各人的視線都在陶先生的臉上集中。

“兄弟今後要和諸君同一堂研究學問了，……”陶先生把出席簿按名呼點了後說出了這半

句話來。

現在映進我們眼裏的陶先生像用了倍率很強的顯微鏡擴大了的像影，異常的明瞭。低狹的額部，高突的顴骨，尖銳的嘴，斜露出來的門牙和低小的聲音沒有一件能引起我們的視官或聽官的注意。

“……往後要和諸君研究英文，不是英語，是英文法，格蘭麻。……”陶先生的發音太不高明了，後列有一二個同學低聲的在仿效陶先生的發音，“格蘭麻，格蘭麻。”

有幾個同學咕嚕的笑出聲來了。

陶先生明知我們是在輕鄙他，笑他的英文發音不好，但他祇能老着臉皮當做不聽見，其實他的雙頰更漲紅得厲害了。

“不曉英文法就不會念英文書，作算會說幾句流暢的英國話也不算得什麼。上海的黃包車夫和西菜館裏的僕歐，都會說幾句沒有文法的英國話，發音也很好。……”陶先生替自己辯護之後提起一根粉條在黑板上寫了一個boy字。陶

先生的英國字倒還寫得好。祇寫了一個 boy 字，就可以看得出他從前是在英習字很用了一點苦工的。

“想多讀外國有用的書籍就不能不習外國文，文法就是習外國文的鑰匙，習外國文的 key”陶先生又在黑板上寫了一個 key 字。歸納陶先生所講的意思，英文法比其他什麼學科都還重要。

我們知道這位陶先生並不是個黃包車夫也不是個西菜館裏的僕歐了，並且看他講論文法的重要講得諄諄摯摯的；我們對陶先生的教授法像還有一線希望。

陶先生的‘英文法重要論’講了半點多鐘，聽衆也有些倦意了。

“本學期的課程是由形容詞，由 adjective 起，是不是？”陶先生的質問沒有指名要誰答覆，我們都低着頭不說話。

陶先生看見沒有人理他，忙翻看名簿，看了後，

“級長，是不是！”

“是的，由形容詞起。”

級裏又發了一陣笑聲出來。

“笑，笑什麼？有什麼事好笑的？”陶先生滿臉通紅翻過來質問我們，我們再沉默着低下頭去。

“形容詞，adjective，形容詞是把名詞，把 noun 的一切性質形容出來的字，所以叫做形容詞。你看，牠的定義，“An adjective is a word which qualifies or limits a noun”舉個例來說……”

陶先生的教授法很急促，沒有平均的速度；他的聲調也始終顫動的。

我們裏面的幾個下了課後走出教室門首還在仿陶先生的口調，“形容詞是把名詞的一切性質形容出來的字。”

三年間經過了李先生的訓練的我們對陶先生的教授法是很不滿足的。我們因為快要畢業了，騾鼠先生又貧寒得可憐，所以我們對他都抱忍耐主義，不和他發生問題。不幸的陶先生誤解了我們的好意；他當他是個程度既高教授法又很好的教員，所以我們不驅逐他。

有一天我和副級長白君走過姓黃的數理教員的窗下，聽見騾鼠先生在裏面和黃教員說話。我們略停一停足偷聽了一二句，恰好這一兩句就是罵我們四年級的壞話。

黃望封去年曾在我們級裏擔任了一個月的物理，不單教授法很壞，就連物理程度也還沒有當中學教師的資格。有次教到昇華作用(sublimation)，黃望封先生說有幾種物質在高溫度化為氣體，後因溫度的下降，由氣體而液體，由液體再固化而結晶，牠們的液象期間是很短急的；這種作用就叫做昇華作用。但我們級裏的盧君是個喜歡研究理化的人，他在圖書館裏翻了好幾本參考書。到後來他發見黃望封先生的昇華

作用的解釋完全錯了，因為他在一本英文物理書裏面發見了一個昇華點 (sublimation point) 的名詞。到了第二天，盧君就在講堂上用很嚴正的態度要求黃先生解釋昇華點這個名詞。黃望封先生不單硬主張昇華作用要經過液象這個階級，並且還叱責盧君，說盧君“囂張，”“有意為難，”“侮辱師長。”校長偏聽了黃先生的話硬把好學不倦的盧君記了一個大過。因此我們全級就聯合不上黃望封先生的課。

黃教員風聞我們要排斥他了，出有先發制人之策，一方面向校長提出辭職書，一方面運動一二年級幾個同鄉學生出來挽留他。黃教員是P大學畢業的理科學士，由P大學幾個鼎鼎大名的教員推薦來的，他初到校時常把經李蘭，周士雄，王世芳等博士，簽名的薦書給我們看。這三位博士聽見我們要排斥黃先生了，又聯名的寫了封信來給校長，大意說黃先生是當代不易得的學者，若對這種有學問的人還加以排斥，那末以後有學問的教員不敢來K中學了。信裏所

說的無非是一類互相標榜的話。果然有一部分同學，頭腦簡單，迷信博士，以為P大學的博士們放的臭屁都是香的；看見了李，周，王三博士來的那封無聊的信便起來和我們反抗，說非留黃教員不可。結果校長叫化學教員燕先生擔任我們級裏的物理。黃望封祇擔任一二年級的數學了。

經了那次的風潮，黃教員恨我們恨得入骨髓。

我和白君走過黃教員的門首無意中聽見了陶先生和他在議論我們四年級生，我們倆免不得要停足聽下去。

“你的話果然不錯，是他們那班頂囂張的了。”

“是麼？所以我說對他們客氣不得。如果無理由的笑，非嚴加叱責不行。”

“是的，他們總起謔笑，一看見我來上課就都在謔笑。”

“你就痛罵他們一頓不要緊！罵一回後，以

後要好些的。”

“可以叱罵他們麼？我不是想保持這個窮教員的飯碗，不過半年半月的跑出去是很難找相當的職業。”

“你怕他們趕你？不要緊，不要緊！我可以替你運動一二年級的大部分學生挽留你。”

“你是有學位的，並且有博士們做你的後援！我呢，怕沒有人挽留吧。”陶先生吐出哀音來了。

“你不是兼擔了三年級的英文麼？他們三年級對你的感情怎麼樣？”

“也不很好！不過總比四年級的九老爺們好些。”

“他們四年級裏面也不少循規蹈矩的學生，不過少數受制於多數了吧。”

“不錯，無論那一校的大風潮倡首的祇一兩個囂張的學生。其他都是盲從的。”

“你知道四年級裏面頂囂張的是那一個？”

“那個當副級長的吧。”

我望着白君笑了一笑，白君也笑了一笑立即恢復他的嚴正的臉色。我望見白君的態度，知道陶先生不能幸免了。

“他們四年級裏有個美人，你看見了沒有？”

“那一個？”

“頂年輕的那一個。”

“汪麼？美少年！的確是個美少年！”

“你看中意了他？”

“瞎說！”

“他是有主之物了。”

“什麼話？是那一個？”

“就是那個大將！”

“白？”

我看見白君的頰上微微地泛了點紅，提起脚步就跑。他決意向陶先生挑戰了。

四

秋漸深了，射進教室裏的陽光——透過玻

璃窗扉射進教室裏來的陽光很暖和的可愛。但教室裏的空氣總是緊張着，像快要發生什麼大事件般的。

帶點鐵屑在地板上摩擦的音響又波動進教室裏面來了。陶先生站在教壇上了。

“If possible, ……”陶先生按名簿呼點了後，提起粉條一面說，一面黑板上寫了 “If possible” 兩個英文字。“諸君此次臨時試驗的卷子大概看過了，明天可以發還給諸君。平均的成績還好，還不壞。但也有一二卷文法上有點不嚴密的地方，譬如這一句，“If possible, we shall start for Swatow to-morrow.” 文章是很好，不過 “If possible” 在文法上總有點不妥當。”陶先生用根粉條指着黑板上那兩個英國字叫我們注意，“若把 if possible 兩字的中間加上 it is 兩個字，那就很滿足了，再好沒有了。”

陶先生今天真碰着鬼，恰恰他說的這一句文章的作者就是副級長白君。

“先生！”白君的臉上像撒上了一重白霜，忙

站了起來，『那末 if possible 在文法上是算錯了的，通不過去了的，是不是？』

“當然不大好！當然通不過去！”陶先生很得意的微笑着說。他像昨天受了黃教員的挑唆，有意找白君的錯處向白君挑剔。

“先生！你知道當教員是怎麼一種職業！”

“什麼，什麼話？當教員是一種神聖的，教育的職業，替國家教育人材的職業！”

“你知道當教員要有什麼本領？”

“這真奇怪了！你若不願意聽，不聽我的講義就完了。你發出這些節外生枝的話來耗費有用的時光是不是不很妥當的？”陶先生想說“……是不行的，”或“不對的，”但他終不敢說出口，隱忍下去了。他的雙頰早通紅了。他的眼睛一開一閉的更跳動得厲害。在他這態度裏面含着一種無窮的悲哀。我當時覺得白君未免太過了。

“我是對先生質問，關於英文法的質問！先生！文法上有種 elliptical sentence 是怎麼一種文句？”

白君一語提醒了陶先生，陶先生當下的態度異常的難過，他的臉色由紅轉成青色了，額上滿堆了米粒大的汗珠。

“不過，不過，不過我希望諸君在文章上應用的文法是限於 clauses and phrases 那一章裏面的。elliptical sentences 還沒教到就採來應用，總不很妥當。”

“那就通不過去了麼？”

“……”陶先生像呆雞般的站在教壇上說不出話來了。他額上的汗珠由米粒大增加至豆瓣大了。

“陶先生，我忠告你，當教員是把學問來換飯吃的！若沒有學問就應當自行告退，方不失為自重的君子！”

後列有幾個同學在呼“同感，”“同感。”

約有二分鐘間，教室裏的空氣異常的沉寂。

“諸君要求我退職，這是很容易的事。祇要寄一封信來，由諸君簽名寄一封信來，我遲早都可以辭職的！又何必當堂辱我！憑良心講，我在

學問上的工夫並沒有對不起諸君的地方，至教授法祇好由諸君自己去批評了。不過英文法的講義是很乾燥無味的，除了逐條文章解釋之外能夠另有良好有趣的教授法麼？”陶先生若不是站在教壇上，他早就要放聲痛哭了。

陶先生這時候的態度完全像匹在囚籠的騾鼠。他又像個罪囚，在聽我們宣布他的死刑。

“至就今天的 *elliptical sentences* 而論，因為還沒有教到，所以沒有翻下去準備。諸君日後出來當教員時，才知道當教員的痛苦，習過了的功課若不加以溫習誰都會忘記的，就叫博士來也是一樣的。其實中國的博士碩士們並沒有什麼了不起。”陶先生像有了決心，態度忽然的鎮靜起來。

“我趁這個機會向諸君發表我的懺悔吧。我犯過了的罪惡，我今天算得了報酬了。諸君排斥我——區區一個高等師範畢業生的我，算得勇麼？算得榮麼？我在 S 高等師範時代也曾和諸君一樣的勇氣糾糾的趕了幾個博士和碩士——還

有程度趕不上我們的博士們呢！今天聯盟說不上那一個博士的課，明天又寫封信去叫那一個碩士自動的辭職，再過一天又在黑板上寫幾句刻薄話去罵那一個博士！換一個趕一個，趕一個迎一個；結果還得不到好教授。你們要知道在中國號稱博士的人們的聲名完全是由互相標榜出來的！他們每天苦心孤詣的不過今天想把這個學校做他們的殖民地，明天又想把那個學校做他們的殖民地；自己又捨不得老地盤就拚命推薦他們的學生來。中國何常有真學者——最好笑的就是當代的像乳犬般的沒有睜開眼睛的學生們祇知偶像崇拜，說某某是當代學者，某某是X X學專家。其實中國的學者們都是半斤八兩的。祇要利用無常識的學生們的喜新厭故的習慣就可以排斥舊的教員，奪取他們的地盤。我去之後，希望有博士來教你們！”陶先生慷慨淋漓的講演了一陣頭也不點的退出了教室。

陶先生去了後，我個人心裏反覺得難過起來，覺得陶先生還不壞呀。

聽門房說，陶先生到第二天一早就搬出去了。我聽見之後覺得陶先生的去職完全是自己一個趕了他去的，心裏異常的難過；因為我不該先替陶先生起了一個Mouse 先生的綽名引起了全級同學對陶先生生了誤解和惡感。

一九二五、六、六，脫稿於武昌。

綠黴火腿

三

經過了一星期的海上生活，鄔伯強在日本的橫濱港登了岸。他是初來日本，一句日本話也不會說。他在甲板上和一個紅帽（替客運搬行李的人）筆談了半天，纔把自己的意思達到了。紅帽就替他叫了兩台洋車，把他的行李都裝進車子裏，也叫他坐上去，送他到火車站來。

伯強在上海動身的時候，曾寫了封信給在東京的同鄉，約他們到橫濱來招呼他。所乘的郵

船M丸在神戶停泊時，他再寫了一張明信片寄給他們。但今天到了橫濱，還是自己招呼着幾件重笨的行李受了稅關吏的檢查後，搬運到車站來。他心裏不免感着一種孤寂，同時也發生初適異域的哀愁。

——早曉得他們不來，我在長崎登岸，轉坐火車直到東京就好了。船停泊在長崎時，有個廣東商人勸我上岸並且答應替我招呼行李上火車呢。因為圖省幾塊錢，多吃了許多苦了。我竟沒有料到由神戶到橫濱的海上風浪還這樣險惡。

伯強坐在洋車裏，定了定神，許多無聊的瑣碎的事情便迴縈到他的腦上來。

——他們要白花車費由東京出來，當然不願意，這也難怪他們。……或者他們今天在學校裏有特別重要的功課也說不定，這更難怪他們了。

伯強又忙這樣地向自己解釋。

到了車站了。

他一個人茫然地坐在三等候車室裏，不知

道如何地買車票，也不明白如何地交運行李，一切唯有拜託這個紅帽了。車站鐘樓的大鐘告知他十一點又十五分了。

紅帽的確在熱心地爲伯強效力，跑來跑去，不時又拿着手筒和鉛筆走到他面前來同他筆談，問他餓不餓，要喝什麼飲料不要。伯強只望快一點到東京去，什麼都不想喫也不想喝，他祇向紅帽搖搖頭。

在國內，伯強曾聽過人說，日本人比中國人富於熱情，社會服務心也比中國人強。現在看來，果然不錯。伯強想，試看那個紅帽，他看見自己一個人自遠方來，人地生疏，語言不通，便熱心地爲自己招呼一切。縱令是自己的兄弟，朋友，也不能像這個紅帽——一個素不認識的異國人——熱心爲自己出力吧。

一到車站，由洋車跳下來時，車夫就向伯強討車費。他不知道紅帽講定的車費多少，也沒有零碎的銀角子了。他想唯有信賴這個紅帽。他忙取出一張十元的鈔票交給紅帽，要紅帽碎來開

發車費。他望着紅帽，指了指自己手中的十元鈔票，再指那兩個車夫。紅帽微笑着點首，表示領會了他的意思。

兩個車夫跟了拿着十元鈔票的紅帽去後，伯強感着十二分的疲倦了。他覺得旅行真是件不容易的事，旅途中沒有一件事情不麻煩。他靠在三等候車室裏的長椅子上目陰目陽地打了一會瞌睡，聽見鈴聲，忙睜開眼睛來。他駭了一跳，因為擺在自己面前的幾件重笨的行李不知去向了，只留一件被按在自己肘下的手提皮篋還放在自己身邊。他失悔自己不該這樣疎忽，不該纔坐下來就打瞌睡。

——大概給紅帽搬到運輸處去了吧。

伯強坐在候車室裏，心懸懸地盼望了好一會，纔見那個紅帽笑吟吟地走了來，在他的小日記簿上寫了「又二十分發車」六個字給他看。他無意識地點了點頭。他祇希望紅帽有關於十元的用途的報告。但紅帽把鉛筆和日記簿插進他的洋背心的小袋裏後，對於十元鈔票的事一點

也不提。伯強心裏十二分的納悶，但又不便說出來。

再悶坐了十餘分鐘，還不見紅帽回來。候車室裏的搭客都各持着一枚紅色車票站起來了。查票的柵子門首滿擠了一大堆人。伯強看見這樣情形，更着急起來。

——莫非那個小鬼騙了我十元還不算，又把我的行李騙了去麼。行李裏面有許多衣服，許多值錢的書籍，許多食品，此外還有一條真正金華火腿！……糟了，糟了！自己不該太信任他了！自己應該緊跟着他去的。但是這個小皮筴雖然小，提着就不容易走路了。手無縛雞之力的自己怎麼能夠提着這個皮筴跟着他跑來跑去呢。

又過了好一會，紅帽還不來。擠在查票口的人羣都進柵子裏去了。聽見開車的鈴聲了，也聽見汽笛在嗚嗚的響。

——不該信他們的話的！他們由日本回國來的都說，行李交託紅帽是萬無一失的，不過要多給點酒錢給他，日本的下等人比中國的要錢

還更要得厲害。但是這個紅帽不能如他們所說的靠得住吧。是的，完全是自己錯了！自己太不小心了！他們不是說，交託行李給紅帽時，他有一個小銅牌——刻有號數的——交回來麼。如果行李有失，就可以憑這個銅牌去找警察追問。不向他要回一個憑據來，這完全是自己不小心了。

候車室裏的人數減少了，空氣轉沉靜下來。再過二分鐘的光景，紅帽來了，交一張輪運處的行李收據和紅色的車票給伯強，並替他提了那件小皮筴，指着月台，催他上火車。伯強機械地跟着紅帽走到查票口，剪了票就走到月台上來。不一忽，火車到了。還是紅帽先進滿裝搭客的車裏去，替他找着了一個席位，然後從車窗口伸出頭來向他招手。伯強進車裏來了，紅帽就把他提着的皮筴接過來，安置在上面的網架上。開車的鈴聲響了。紅帽就連向伯強鞠了幾個躬。隨即又聽見車長在吹警笛，準備開車。紅帽忙走向車門首跳下月台上去了。火車慢慢地向前蠕動。紅帽

站在車窗外再向他鞠躬，臉上也浮着一種討厭的淺笑。伯強一面無意識地向他微微地點首，一面在思索那張十元鈔票的用途。他失悔不該這樣怯懦不敢向紅帽質問，他想此時來不及了，已經遲了。伯強坐在車中正在呆想，火車走到第二個車站前停了。

二

到了東京，伯強就在神田區住中國留學生最多的一家下宿屋租了一間四疊半的小房間住下了，準備在附近專做中國學生生意的預備學校學習日文日語。在東京的幾個同鄉差不多會過了，也間接地認識了幾個新朋友。伯強到東京時，正是耶穌聖誕節的後一天，各學校都放了假；他們便引着他去逛公園，看映戲，鬧了兩個多星期，又是開學的時期了。

伯強也在一家預備學校報了名，學習英文和日語。上課的時間祇有上午的四個鐘頭。每天

七點鐘就要起牀，在伯強是件很不容易的工作。後來伯強知道下午也有新設的英日文班，於是他就改到下午上課了。

上過了幾天課，伯強覺得日文倒不難學，只有日語不容易記憶。因為難記憶就生了厭倦。但他也有點擔心怕學不會日本話時，留學就難得留成功了。

同住的十之八九是中國學生，但能夠和伯強說得話來的就很少，——實則一個都沒有。伯強看見他們儼然以先進自居，驕心傲氣的樣子，氣不過，也覺得好笑，所以也不願意去和他們接近。

最困難的是不會說話。下女來招呼他時，一句也不能回答。雖然他習了一二句‘要茶，’‘要開水，’‘要飯’的日常會話；但一天之中這些話的應用時機實在有限。

他上了兩個多禮拜課，愈覺得日本話難學，同時也對牠起了一種反感。在我們中國一句很簡單的話，用日本話說來就囉哩囉嗦地有三

十個音，不容易說下去。並且說起來總是kanata（那位，）nakata（中田，）katana（刀，）tanaka（田中）一類的發音，不容易分辨。於是他暫把日語放下不學，把腦力轉向到英文方面去。他的英文是由中學第二年級的程度補習起，但在他還是很不容易的一件工作。上了一星期的課，覺得grammar和vocabulary雙方都和日本語一樣地難得記憶。到後來伯強又厭倦起英文來了。

春漸深了，近一星期來無日不是陰曇天氣。日本的街道一下雨就濘泥不堪，不好走路。並且春冷得厲害，伯強索性不上了課。每日祇一個人把房門關緊，盤腿坐在窗前的一張矮桌子前，翻讀由故國帶來的，自己最愛讀的詩詞和音韻學一類的古書。當他高聲朗讀的時候，駭得和他同住的中國學生吐舌搖頭，不住地打寒顫；也駭得日本下女用長袖掩着嘴，咕嚕咕嚕地暗笑。

讀倦了後，伯強便走到窗前，斜倚窗框，眺望下面街路上的電車，洋車，貨車及行人。有時候看見許多闊裙長袖的女學生成羣地在自己窗

下走過去。

——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豔！好呀！好呀！

伯強自己在唱歎；唱歎之後，獨自作豪笑。他只恨這個窗口開得太高了，看不清楚女學生們的臉兒。但單看姿態已經很好的了。他想，不要說女學生，即就這家下宿屋裏的下女說，其中也有一兩個長得滿標緻的，雖不能稱為美人，但自己從來所見的女性就沒有像她們這樣好的。

——日本有美人國之稱，這樣看來，的確不錯。既到日本來了，有機會時，該領略領略些日本風味。

伯強望着一羣女學生走過去，忽然地神魂飄蕩起來，跟着那羣蓬萊仙子去了。

——要接近蓬萊仙子，非學好日本話不成功。往後還是要努力用功。

伯強想到這層，忙退回到矮書桌前坐下，把松本龜太郎編的日華對照會話書翻開來念：

——張飛君！在！

——關羽君！在！

——姊姊給我一點茶！

——姊姊給我一點水！

伯強纔念了這幾句，又聽見在外面廊下掃地的下女們的笑聲了。他禁不住臉紅起來，不敢往下念了。他想打開門，痛罵她們幾句。但細心的他，隨即推想到罵了她們後的結果來。

——用日本話罵，自己近來只學會了一句‘馬鹿。’‘馬鹿，’‘馬鹿，’‘馬鹿，’‘馬鹿，’……地罵下去，完全無意思，怕她們更要笑得厲害吧。用中國話罵，她們一點不懂，她們聽見了後還是一樣地笑吧。

伯強剛纔一肚子的憤氣又不知消散到什麼地方去了。

他在這下宿屋裏住了一個多月了。這一個月來就像坐牢一般的痛苦。他還感着一種缺憾，就是一二星期間不知肉味了。他常看見同住的中國學生三三五五湊夥買些牛肉豬肉回來，把炭火爐端到房裏，自己燒來喫。伯強雖然羨慕，很想效法，但因旅費不充，家中寄款不知何時能

到，實在不敢浪用，並且說不來日本話，也有許多不便；想到這層，他就懶得弄了。

——對了，我來弄火腿喫吧。若不是看見他們喫肉，我真想不起來，我箱裏還有條金華火腿呢。這是動身時一個親戚的贈品。儘鎖在箱裏做什麼。拿出來喫了牠吧。

伯強想及他的火腿，忙從土蓆上跳起來，臉上浮着微笑，走近壁櫥前，打開花紙裝裱的櫥門，他看見盛火腿的那個籐箱了。

由箱裏取出來的火腿滿生綠黴了。伯強隻手提着火腿，上唇左部微微地掀起，臉翻向窗口，望外面的天色。雨停了，祇不見太陽出來，但比早晨就強多了。他想生了綠黴的火腿要曬曬太陽後纔好喫，不然怕中毒。他提着火腿站在房中心籌思了一會，想着矮桌傍右壁上以太陽光最常光臨的位置。他就決意把火腿掛在那壁高頭去。但他同時感着一種疲倦。他覺得這樣工作比暗記十頁的日本語還要艱辛。他看見那壁上，除了掛帽子的一根釘子外再沒有釘子，想把帽

子取下來，把火腿掛上，但位置太低了些，怕曬不到太陽。他想這件工作——曬火腿的工作的步驟，第一要放下火腿，把帽子取下來；第二要由抽屜裏取出鐵鉗，把那枚釘子拔下來；第三要把矮桌移近壁邊去；第四再拿鐵鎚，把那枚釘子釘進壁的上部去。

——麻煩極了！這怕要費點多鐘的工夫纔做得了。爲區區的‘喫’的問題要費這些工夫，真不合算。還沒有下手做，已經感着十二分的疲勞了。幸得自己帶了鐵鎚和鐵鉗來，不然，要向下宿屋的主人借時，這火腿就曬不成功了，跟着也就喫不成功了。

一鼓作氣，伯強奮鬥了半個多鐘頭，把火腿高高地掛在壁上去了。他的身體也十二分的疲困了。腦膜上像有小螞蟻在蠕蠕地行動，隱隱作痛。他發奮地把精神支撐起，繼續努力，將剛纔丟在土蓆上面的灰泥大帽拾起，塞進壁櫥裏，再把壁櫥裏的被褥搬出來，鋪在土蓆上後，立即滾身進去。壁櫥門大開，也懶得掩回去了。

他不知在什麼時候就睡着了。

三

伯強的父親是前清末年的一位大員，故伯強從小不曾受過一點點的物質的壓迫。天資很好，小時就有神童之稱，所以他的父親對他的期望很大，除教他讀書握管之外，沒有加以其他的身體鍛鍊；結果是用腦過度，患神經衰弱症，體力也很弱，走過一里半里的路，就氣喘喘地要叫車叫轎了。他不知道人世間有貧苦到沒有飯喫的人，更不知道在讀書應試之外尚有其他的種種工作。他知道有做生意的人，但他深信做生意的人不單不苦，還很舒服。至於還有一大部分靠體力為生活的人們因為少和他接近，在他腦中沒有半點印象。他的處世立身的祕訣——也是他父親給他的訓條——是讀書，做官，賺錢；有了錢就可以買一切的物品。

十五歲的時候，父親死了。他纔略感覺到家

計的不容易了。但十六歲，他就進了學。有了秀才的招牌，加以父親的同年同僚等的援助，走過了幾個省分，不是在某大官的家裏當家庭教師，就在某大員幕中幫文案；所以他還是感不到物質生活不如意的痛苦。

十八歲那年赴鄉試。以他的才名，誰都相信他必名列五經魁內。他自己也覺得有十二分的把握。但進場後，因為不留心，寫了一個「玄」字，說是犯諱，文章雖好，終被黜了。

經了這回的大打擊後，他纔覺悟到科舉之無聊。於是他決意離了故鄉，走出上海來。他來上海，原是想拜國學大家詹瘋子為老師，研究國學的。但到上海後，聽見詹瘋子發表了一篇革命的言論，清廷加了一個亂黨的罪名，要通緝他，他就亡命到日本去了。伯強到上海後，翻讀了些關於時事的書籍和報章，纔稍知道天下大勢，也略明白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他想難怪詹先生要主張推倒清廷。於是伯強赴日本留學的意思便堅決了。

他終於到日本來了。但還沒有找着詹先生的住址。

他睡興正濃的時候，給一個下女驚醒了。

“鄔先生，鄔先生！飯端來了，好起來喫飯了。”

下女推着睡在被窩裏的伯強的肩膀說。這句東洋話，他倒聽得出來。他睜開眼睛，看見一個年輕的下女，雖不十分縹緞，但也有幾分動人，並且還笑吟吟地望着他。他睡眼朦朧地也望着她。他再看矮桌前的座蒲團(墊子)傍邊有一個朱漆托盆，裏面擺着一個小飯桶，一小碗的醬油豆腐湯，一盤燻魚，一小碟醃蘿蔔，一隻小飯碗，一雙紅竹筷子。

——又是這種滿身刺的燻魚，怎樣喫得下去呢。

伯強看見這些菜就不想喫，並且睡了好半天纔起來，不覺得餓。但他又不能不起來喫，因為日本的菜飯冷了更難喫。他一翻身就伸掌到下女的紫紅色的頰上摸了一摸。他原來沒有這

樣大膽的。後來看見許多同住的都在大庭廣衆之中不客氣地這樣做。就連來訪他的同鄉看見下女到他房裏來時，也同樣地摸着她的頰和她說笑。所以伯強也就照樣試了一回，看見下女並不發惱，也不抗拒，祇是笑；於是他大膽起來了，常常摸下女的手和頰。

“討厭的鄔先生。”

下女忙背轉臉向那一邊，不像從前那樣地向他笑了。這時候，有志氣的青年所富有的自負心迫着他從被窩裏站了起來。他伸手到矮桌子上的茶盆裏，把白磁的小茶壺拿過來。他無暇用茶杯了，因為他的舌頭給一種有黏性的臭液膠住了，很不好過，他急急地在小茶壺嘴上接了一個長期的——半分多鐘——的 Kiss。

下女看不慣他的那種簡便的喝茶的習慣，再背過臉去望那邊。她略抬首就發見了掛在壁高頭的滿染綠徽的火腿。她最初沒有看清楚，以為是中國的一種樂器，因為她常在中國學生房裏看見許多樂器，如胡琴，三絃，琵琶等等。但仔

細一看，明明是條獸類的腿，她便蹙着眉頭翻過來向伯強苦笑。

“鄔先生那是不是ham?”

有 ham 一個字嵌在話裏面，伯強居然聽懂了。

“是的，ham! ham!”

伯強嘴裏的牙齒差不多整部露出來了，望着下女連連地點首。

“黴了，鄔先生。那個東西有鹽分，春天潮氣大，掛在那邊，會弄壞壁呢。”

這樣長的一句日本話，伯強聽不懂了。他祇呆望了下女一眼。下女看見他不說話，也不再說了。她向着坐在膳盆前的他鞠了鞠腰。

“請慢慢地喫吧。”

她說了後，就站起來出去了。

四

伯強喫過了晚飯，覺得有點肚子發脹，不快

活。他想這定是睡了覺不消化的緣故，要出去走動走動纔好。他坐着等了一刻，不見下女來收拾膳盆，也不再等了，披上外套，就往樓下來。當他坐在玄關裏的階段上穿靴子的時候，看見剛纔那個下女坐在帳房裏的櫃檯前望着他微笑。伯強看見她那種無禮的樣子，心裏有點氣，忙穿好靴子，低着頭急急地走出來。

纔踏出下宿屋門，走了二三步，覺得精神舒暢得多了。他想這定是空氣的作用。室外的空氣比室內的清新得多了。

他走了幾分鐘，走到神保町的十字街口來了。一輛貨車在他身邊走過去，他躲閃不及，貨車輪在泥水渦中輾過去，伯強的洋褲筒上濺了不少的泥水。他想罵那個拉貨車的，但不知怎麼罵法。‘罵鹿’兩個字快要由他的喉頭脫出來了。後來看見那拉車的面貌獷惡，不敢去惹他了。伯強祇低下頭，望着新製的洋褲發癢。

伯強癢站了一會，想橫過電車軌道，到街路的那邊去。但兩方的電車都駛到來了。電車去了

後，又來了一羣映畫戲館的宣傳隊，——一隊西洋音樂隊和幾個擔旗幟的人，——把路遮斷了。他只得站着再等一會。街兩旁的招牌上的彩色電燈也亮了。街路上來往的人們都像很忙的。伯強想不出他們所以忙的道理來。他又懷疑，何以自己卻有這樣的閒暇。

他在一家煙草店裏買了一包‘敷島’（紙煙名）和一盒洋火，燃了根啣在口裏，一面吸一面走。他吸着煙，免不得又要咒詛自己一回。自己原來不吸煙的。在上海的時候，看見朋友們吸煙，便羨慕他們時髦，所以他就學習吸煙，不知不覺間就吸上癮了。但他又想，吸煙的主要原因還是閒暇和生活無聊。

伯強也知道自己的習性和行動漸趨墮落，很想堅決地振作一番。但終覺自己缺少這種革除故習的勇氣。

他在電車道旁的書攤上翻看了些書籍。有新的，有舊的，有日文的，有歐文的，但百分之九十九以上是他不能流暢地念下去的。到後來，在

一家古本屋（舊書店）裏發見了莊子，管子，列子，戰國策等日譯本。他就像哥崙布發見美洲大陸般的歡喜極了。他想把這些書買回來和中國原本對照起來讀，那末日本文一定可以以一日千里之勢進步起來，有了這些書，日本文的課真可以不上了。

伯強先翻開這些書來查看牠們的內容。書的內容是一段漢文一段日文相間地排印。他想這更妙了，連中文原本都可以不用了，對照讀時不必用兩本書，這是多麼便利的事。最後伯強又發見中文段中各字句間有許多「∟」的符號。虧他聰明，他馬上知道這是日本人讀漢文時用的表示文法構造的符號。由這些符號，他又發見日本人對漢文的文法上的解釋有比中國人的新穎得多的。他想，這些書是一種價值連城的重寶了。

伯強把這幾部價錢便宜的舊書買了，就急急地回到下宿屋來。走進自己房裏來時，電燈已經亮了。他還沒有坐下去，就看見有一封信擺在

桌子上。他忙檢起來看，是在九洲區市高等學校讀書的一個朋友——謝漢華——寄給他的。

信裏並沒有說什麼重要的事，他知道謝漢華不久就要到東京來了。他在區市大學預科畢了業，要在三月以前趕到東京來投考大學。他研究純文藝，想進大學的英文學系。伯強和他算是世交，科舉廢後，他考上了遊學預備科，在省城讀了兩年書，就被送到日本來留學了。

——也好，望他快點來東京同住。我的日常生活也方便些。有事要和日本人交涉時，好請他當翻譯。

伯強看完了信，把牠丟進抽屜裏去了。他在矮桌前坐下，先取出一本莊子來讀。纔翻開書頁，就聽見有人在外面敲門。

“是那一個？”

伯強想敲門的定是同住的中國學生，想進來找自己閒談的。自己正悶得無聊，讓他進來談談也好。

“御免！（對不起）”

外面是日本人的聲音並且是男性的聲音。伯強才站起來，房門已經給敲門的打開了。伯強一看，認得是下宿屋的番頭（帳房），就不免發生一種小小的恐慌，胸口突突地跳動起來。因為這個番頭頂討厭，專愛干涉中國人做的事情。伯強幾次從窗口倒水倒茶潑到街路上，都受過他的干涉；所以伯強見不得他，看見他就頭暈。

番頭很不客氣地一踏進房就跪到伯強面前來，點了點頭，便指着壁上掛的火腿，咕嚕了一大篇話。但伯強完全不懂，他只懂得話裏的一句 ikemasen（不行）。由番頭的神色推想，知道他是說火腿不該掛在那壁高頭。伯強只當完全不懂他的意思，向他搖搖頭，同時臉色也一瞬間一瞬間地轉變蒼白。番頭看見伯強不懂話，又站了起來走出去。恰恰這時候，伯強聽見有人從樓下上來，隨後又聽見番頭在扶梯口和一個同住的中国學生說話。聽他的聲氣，伯強知道是個姓黃的高工學生。果然，不一刻，番頭帶着姓黃的走進伯強房裏來了。他的制帽上貼着一個鑄有‘高

工’兩個字的櫻花形徽章，還戴在頭上，威風凜凜地走進來。伯強想，中國人中竟有這樣的賤種，——替這個無聊的番頭當走狗的賤種。後來伯強纔聽見這姓黃的欠下宿屋的帳欠得一塌糊塗。

據黃君說，——很客氣地笑着說，番頭的意思是勸伯強不要把火腿掛在壁上，還是安放到別的地方好，因為房壁是新裝裱的，下面是木板，上面裱一重花紙，春天潮氣大，火腿有鹽分，怕裱紙弄破了，房間就不好看了。黃君說了後，番頭望望黃君，又望伯強。

“好的，好的！我把牠取下來就是了。這有什麼可以大驚小怪的。”

伯強說了後努着嘴，蒼着臉，不正視他倆。他覺得姓黃的高工生比番頭更討厭。

黃君把伯強的話翻譯給番頭聽了後，番君叩了叩頭下去了。黃君也得意洋洋地挾着書包，戴着高工的制帽跟了出去。

五

望着番頭和黃君出去了後，伯強想，又有一番麻煩了。

——這個小鬼真可惡！專找自己做對頭！火腿取下來後掛到什麼地方去好呢。

伯強仰臥在土蓆上籌思了一會。

——明天取下來掛在房門首的簷廊柱上去吧。這條簷廊是這列三間房子所共通的。住在兩側房裏的都是正式學校的學生，並且是官費生，諒不至於偷這條滿生綠徽的火腿吧。

第二天，伯強費了不小的力量，把那個真正金華火腿取下來，走出房門，把牠掛在簷廊柱上的一個鐵釘子上了。

到了晚間，番頭又伴着另一個中國學生走到伯強房裏來。這位中國學生也和昨晚的黃君一樣，戴着學校的制帽走進來。伯強想，他們都像在故意眩示他們已經進了相當的學校。伯強

定神一看，他的帽子居然是方頂的，不是圓頂。再注意帽前的徽章，鐫有‘明治’兩個字。

——比昨夜的更兇了！昨夜的是專門學校學生。今夜來的居然是大學生了。

伯強心裏暗暗地佩服這個番頭的神通廣大。

“對不起得很。”

那個‘明治’跟着番頭也向伯強行了一個日本禮。伯強祇盤着腿向他倆點了點頭。

“他要我來替他翻譯幾句話。”

“什麼事？”伯強不等那個‘明治’說完，就擺出一副嚴冷的面孔反問他。

“掛在廊下的那條火腿實在太髒了。外面走路的人都望得見。實在有礙觀瞻。”那位‘明治’很不客氣地和伯強說。

“是你的意思還是他的意思？”伯強睜圓他的雙眼問那個‘明治’。

“當然是他的意思！”那位‘明治’臉紅了一紅在苦笑。

“那末，他的意思要我怎麼樣？”伯強說了後緊咬着下脣，向那個‘明治’點了點頭，雙眼還在圓圓地睜着。

“他說下面就是庭園，庭園外就是條多人來往的胡同。對面是醫學博士的住家，在他樓上望得見你那條腿，——不，說快了，對不起，——那條火腿。並且，……”那個‘明治’忽然地笑起來，說不下去了。過了一忽，他繼續着說，「並且靠庭園的左邊是警察區署，由那邊樓上也可以望見那條火腿。給署長看見了時怕要派衛生警察來干涉。所以還是請你把牠收拾起來。」那個‘明治’說了後，再嘻嘻地笑起來。

伯強看見那個‘明治’傻頭傻腦的樣子；心裏愈覺煩厭，因為精神一緊張，腦裏又隱隱地作痛起來；他真想一氣地把他倆攆出去。

“房裏面掛不得，房外面又掛不得！那末，請問他要我把牠掛在什麼地方去！”

伯強說了後，很留心地聽那個‘明治’翻譯給番頭聽。看見他向番頭咕咕格格地說不清爽，

伯強知道這個明治大學生的日本話趕不上昨夜的高工生的流暢。

望着那個‘明治’把自己的話翻譯完了，伯強又聽見番頭開始說話了。番頭說得很快，一點也聽不懂。但常聽見有 ikemasen 這幾個音。伯強聽見 ikemasen，心裏更冒火。

那個‘明治’苦笑了一會，望了望伯強，不敢說。到後來，還是伯強催他說：

“怎麼樣？到底掛在什麼地方好？”

“他說……” 那個‘明治’又不敢說了。他只管舉起他的右手在搔他的短髮。

“他說什麼？”伯強睜圓眼睛，抿着嘴望望番頭，又望那個‘明治’。

“他說這樣髒的東西只好掛在廁所裏去。幸得不臭，如果有臭味，掛在廁所裏也不妥當，怕上廁所的人聞着要說話。”

“廁所裏？放狗屁！”伯強的眼睛愈睜得大了，努長他的嘴唇，注視了番頭一會。番頭忙低下頭去，他只知道伯強要發脾氣了，不懂伯強說

的話。

明治大學生也像很難爲情的，止住了笑，不開口了。

“掛在廁所裏，過幾天後，火腿不變成屎腿了麼？真是欺人太甚！”伯強再高聲地罵了幾句。

明治大學生先逃了。番頭也只好走了。

經伯強發了一次脾氣後，那個火腿依然掛在那簷廊柱上的鐵釘上。警察署那邊也不見有衛生警察來干涉。伯強坐在房裏每聽見廊下有生疏的足音，便趕快爬起來把房門微微地打開，望望掛在柱上的火腿是否無恙。

——過幾天，等老謝到來了時，請他幫忙吃了牠。留在那邊總不免叫人提心吊膽的。不過，對那個番頭還要復復讎，纔消得了我這口氣。火腿的好味也得叫他嘗一嘗，使他知道牠的價值。

伯強爲處置這條火腿，專望謝漢華快到東京來。

再過了一星期，謝漢華還不見到東京來。伯強老早不願意住這家下宿館了。不過心願未償，——尙未請番頭嘗火腿滋味，不想就搬去走。

一天星期日，同鄉的柳子琛來看他。伯強便把火腿的經過和想請番頭來吃火腿的意思告訴了子琛。子琛聽見了後，當然十分贊成；並且表示佩服伯強有以德報怨感化敵人的精神。

“小鬼比我們還要喜歡吃中國菜。請他來吃，那有不來的道理。”

於是柳子琛替伯強吩咐下女買酒，買鷄，買黃芽白菜；也幫着伯強把火腿洗乾淨切好了。

火腿，雞和黃芽白菜，一鍋熟的燉好了。下女也把飯送上來了。伯強和子琛各喝了一杯酒後，子琛就跑下樓去請那個番頭，說鄔先生要請他喝杯酒，和吃點珍奇的中國菜。

恰好今天下雨，天氣轉冷起來，番頭聽見有酒喝，忙把手中的筆放下。一雙凍紫腫了的掌互握着摩擦了一忽，向子琛磕了一個頭，笑容滿面地連說“有難有難”(多謝多謝)後，就站了起來，

跟着子琛到伯強房裏來。

“鄔先生這樣厚意，真感謝了。嘻，嘻，嘻！”番頭一進來就跪下去，笑着向伯強叩了幾個頭。

“不客氣，請坐吧。”伯強還是睜圓眼睛望着他，但滿臉浮着微笑向番頭點了點首。

“少一副碗筷呢。”子琛對番頭說。

“我叫他們拿來。”番頭一面嘻嘻的笑，一面拍掌。但他的眼睛却注視到那個熱氣騰騰的洋磁鍋裏的中國料理。一陣陣的雞味和火腿香蒸得番頭幾次把湧到舌頭上來的饞涎再吞下去。

“ha—i! ha—i!”一個下女忙跑上來，把伯強的房門推開。“有什麼事？”他原來站着的，看見番頭也在房裏，就跪下去了。

“你到廚房裏去拿一隻碗一雙筷子來。”番頭翻轉頭來向下女說。

“hai! hai!”因為是番頭的命令，下女恭恭敬敬地答應了後下去了。

伯強傍若無人地在喝酒和吃火腿。子琛怕番頭難為情，自己儘向番頭談些無所謂的應酬

話，去敷衍他。

不一刻，碗筷送來了。子琛便斟了一杯正宗酒，（日本米酒）送給番頭。番頭叩了一個頭後，拿起來就喝。

“請請！”子琛提起筷子指着磁鍋，招呼番頭吃。

“不忙！”伯強止住他們，忙提起筷子，在鍋子裏攪了一會，夾起了一塊火腿，細看了一忽，丟回鍋裏去，把筷子伸進鍋裏，再攪了一會，又夾起一塊很大很厚的火腿來。

“這塊大些，味也好些。”伯強把那塊火腿放進番頭碗裏去。

子琛想，用自己嚼過的筷子夾菜給客吃，這在日本是絕對沒有的習慣。此刻看見伯強在行中國的劣習慣，子琛覺得很不好意思，怕番頭嫌齷齪，不喜歡；但又不便和伯強說，因為他曉得伯強的脾氣歹怪。他試偷看番頭的態度，像一點不介意般的，笑容滿面把那塊火腿夾過來細細地咀嚼。子琛想，番頭大概是看見這許多肉類，

喜出望外，再不顧慮到那些無意義的潔癖了吧。

番頭夾着那塊火腿咬了一口，又放回碗裏去，拿起酒杯來呷了一口酒。

伯強夾起一個雞腿，但剛由鍋裏提出來，又掉回去了。於是他用五指了。左手抓着了雞腿，把右手裏的筷子放下，一面咬手中的雞腿，一面哈哈地大笑。子琛看見伯強那種怪狀，也只好跟着笑。番頭也表示出一種歡快，湊着笑起來。

過了一刻，番頭的火腿吃完了。伯強看他的樣子還想吃，但不敢伸筷子過來。

“好吃麼？味好不好？”伯強勉強地用他的有限的日本話問番頭。

“好得很！好吃得很！味真好！”番頭拚命地在稱贊火腿好喫。

“你知道火腿好吃就好了！”伯強望着番頭連連點頭。

“那末，請吧！請多用些。”子琛不得主人的同意，在替主人勸客。

“那末，再頂戴（敬領）一塊吧。”番頭嘻嘻地

笑着，垂涎欲滴地提起筷子來想伸進磁鍋裏去。

“ikemasen!”伯強忙拿起自己的筷子抵住了番頭的筷子，向他連搖首。“你只許喫一塊，不許喫兩塊！你知道這是什麼東西！這是你說頂醜的，不該掛在廊下，要掛在廁所裏面去的火腿！你知道麼？你現在知道了牠的價值了，可以下去了！這樣髒的東西是我們中國人才喫的。你們日本人是怕喫得的。”伯強再翻望着子琛，“老柳，請你翻譯給他聽。他當真我是在請他來喫火腿。這個日本小鬼太可憐了。”

子琛無可奈何，只得把伯強的話一五一十地翻譯給番頭聽了。他很擔心番頭會給伯強下不去。但他偷看番頭的神色一點不變，他聽了子琛的話後，忙放下筷子，向伯強叩頭，並向子琛說：

“柳先生，請你告知鄔先生，那回真對不住鄔先生了。那是我錯了的，不該說那種無禮的話。我早就想來向鄔先生謝過，不過失了一次的機會後，很難爲情地一個人到鄔先生房裏來。今

天真好，柳先生在這裏，給了一個機會給我，得向鄔先生道歉，這真是我頂欣幸的。”番頭說了一大篇話後，再向鄔柳各行了一個禮，就站起來推開房門，出去了。

伯強看見番頭這樣規矩地下去了，心裏反感着一種空虛，興致索然的。他想，這真難得，日本人中竟有這樣宏量的人。他又暗暗地佩服那個番頭了。

經過這一次的喜劇後，番頭對伯強的態度異常恭敬的。但伯強不情願再住在這下宿屋裏了。他等不到謝漢華到來，就搬了家，不通知他的同鄉們就搬了家。等到漢華到東京之時，找不着他，問他的同鄉們，誰也不知道他住在什麼地方。竟有人說他因為住不慣日本地方，已經回國去了。

她悵望着祖國的天野



八分滿的月輪，跑出松林上面來了。她照在沿海岸線一帶沙汀上，和雪一樣的白。她照在海面上，潏潏灑灑的反射出萬道銀光。晚潮好像歡迎她，一陣一陣趕上沙汀上來。

一羣漁家底小女兒，跑到沙汀盡處，嘻嘻哈哈的和晚潮競走。

“姊姊！我的草鞋兒濕透了！”

“誰叫你不聽我的話！草鞋兒濕透了我不愛。叫媽媽搥你！”

小女孩兒哭了，她姊姊却笑着，說：

“看你還跑到那邊去麼！”

小女孩兒揉着眼睛，癩癩的跑到她姊姊跟前。一羣小女孩子也跟着她，離開了沙汀和潮水底接合線。

幾片浮雲被月色衝開了，月色更加明亮。不安定的海面，給月色擁抱着，漸漸的睡下去了。她們祇聽見晚潮一呼一吸底聲息，和松林裏唧唧的蟲聲。

“我們唱歌罷。”

“還是捉迷藏好。”

“我們猜拳，看誰贏了，我們就照她說的做。”

她們猜了一會拳，終歸唱歌的贏了。

“唱什麼好呢？”

“君之代。”

“君之代不好聽，我懶唱他。”

“唱飛螿。”

“我喜歡鐵道歌。”

她們胡亂唱了一陣。

“叫靜兒唱‘賈秋霞雪中送別歌’，她唱得最好。”

“我要聽秋姊獨唱！”

名叫秋兒的，站在中間，她們彼此拉着手，做一個圈兒圍着她，慢慢的旋轉。潮浪打着沙汀的音調很能夠和她們的步踏一致。

“Come! Come!

“I love you only, my heart is true!

“Come! Come!

“I am very lonely, -I long for you!

“Come! Come! my darling,

“Naught can efface you,

“My arms are aching,

“Now to embrace you!”

“現在是我們一齊唱。”

“阿呀!秋姊姊哭了!”

“誰哭!你們唱,莫理我!”

吃中飯的時候，太陽還晒得很利害，吃過了飯之後，不到二十分鐘，忽然起了一陣狂風，天色陰暗起來。再過一刻，下起雨來了。傍晚的時候，雨下得更大了。坐在近海岸的松林裏一間茅屋裏面，祇聽見波濤怒號，分別不出那一種聲浪是松濤，那一種聲浪是狂潮。霹靂的由那小小的窗口閃進一道青光，把茅屋裏黃豆大的燈光吹滅了。茅屋裏的女主人——一個年約四五十歲底婦人，忙由灶爐旁邊底小椅子站起來，跑到窗前，把窗門關上，重新點着那和燐火一樣的燈光。

“秋兒！你還在哭麼？仔細爺回來要搥你！他今晚上回得這樣遲，敢是又吃醉了。”

“我怕他麼？我又不是他底女兒。”秋兒抬起頭來，睜開腫得像扁桃大的眼睛，似怒非怒的，望一望她的母親，再伏下去。

“你還說麼？不怕他撕爛你底嘴！”老婦人說完了之後，還歎了幾口氣。

“他那裏當我是養女看待？你們逼我去掙那

不應當掙的冤枉錢！我掙了回來，還要虐待我。你也沒說一句公平話，今天又幫着他逼我……”秋兒說到這裏，聲音早咽住了，說不下去，嗚嗚的痛哭。屋外底松風和潮音，像可憐她，和她底哭音共鳴起來！

“我說了多少話了，你還不懂麼？真是不明白道理底女兒！你還在夢想他回來麼？他不過一時的把你當玩物呢！你還不明白麼？你想守他到什麼時候！”

“當妾，我情願；當一個男子底玩物，我也情願。我只不願當多數人底玩物！無論如何，我總不喜歡那個屠戶！”

那老婦人坐在爐火旁，連歎了幾口氣，只管搖頭。爐裏底火，照見她兩個生了縐紋底頰上，淚珠兒一陣一陣的滾下來，她也覺得這個女兒——混血兒可憐。

三

日本有名底商埠，要算是橫濱，神戶，長崎：

這三個地方，都有華僑寄留。在長崎華僑裏頭，有一個豪商姓林就是秋兒底親生爹爹。

林媽——秋兒底生母，明曉得林商在中國內地有了家眷，還跟了他，替他生了四五個男子和秋兒，秋兒是最小的一個。

林商內地底家眷王氏，也有三個男子，和五個女兒。兩頭家眷都依靠林商一個人。林商底半生事業，也銷磨在生育子女上面。林商要滿五十歲底時候，精神忽的衰頹下來，煩重的商務，自己一個人再支持不住了。王氏生的大兒子名叫壽山，由內地出來，接着做他爹爹交下來的生意。

壽山出來日本那年，已廿七歲了。他廿八歲的那年，林商由日本寄回幾百塊白洋，替他成了婚。壽山成婚一年之後，就替他爹生下一個孫女兒，過了幾年，又連網接縫的，生了幾個孫兒。林商雖然喜歡他膝下子孫滿堂，但他背過臉去，不能不咬着牙根叫苦，歎他的負擔太重。因為壽山做了幾個兒女底父親，還要林商每月寄幾十塊

白洋給他，在北京城裏混，說他進了一間中國特有的，四不像的專門學校。

王氏在內地，一天到黑，一年到冬，所操心的，就是林商在日本的生意。她怕林媽把這副資本奪了去，所以她常對她的親近，罵日本女人淫賤，日本女人不要臉，專跟中國人。她要壽山快把書本丟開，出日本去，把家產爭回來。壽山是“讀古人書，做古人事”的一個書生，他很能夠守“親命不違”底古訓。他接到林商叫他出日本來幫做生意底信，就立刻出了學界進商界了。

四

壽山經手做了兩年生意，不見起色。第二年冬，林商染了流行感冒症，一病死了。他臨終，曉得王氏和林媽中間，絕對沒有調和底希望，所以遺囑將家財五分之三歸內地家族，其餘五分之二給日本家族。他又懇囑了壽山幾句，壽山也居然下幾點痛淚答應了。

不知道是壽山忘記了父親臨終底遺言呢，

還是絕對的服從了母親底命令？他對林媽說，他是長子，庶母一家底生活費，他應當須負完全責任，家財不必照遺囑分割，還是合湊着做生意好些，並勸林媽帶弟妹們回內地去。林媽深知道壽山並不是能夠孝養庶母，撫愛庶弟庶妹的人，不過想掌林家底財政全權罷了；況且日本女人，是不情願像木偶一樣，等人家給飯吃的，壽山竟料不到林媽會提出抗議。

日本是法治國，不像中國有許多曲折微妙的，糊塗了事的，折衷辦法。在日本不要什麼鄉紳來調停，也不要什麼族人來排解；壽山只有恨得咬牙切齒，照遺囑辦了。但他總想在遺囑之外，多爭幾個錢回來。到後來，他妙想天開，想出一條妙計。他提議家財未分之先，要扣下三千兩，替林商覓一穴生龍口好風水底墳墓，其次還扣下一千兩，替林商做一個七天八夜底大幽魂超度道場。林媽說，這是出乎壽山一片孝心底提議，馬上答應了。壽山真喜出望外！

林商死的那年林媽底大兒子，不過七歲，秋

兒才生下來四個月。日本底生活程度，比中國內地底要高十多倍。林媽生的幾個兒子，在華僑學校不完全的中學初級卒業後，就各自尋生活去了。大的在一家雜貨店管賬，次的在一家中國酒店當廚房，第三的在一家洋行裏當侍僕，第四的給了林媽底哥哥做養子，祇有秋兒跟着她媽媽，再嫁到日本西海岸S村上一間小禮拜堂底老牧師家裏。

五

秋兒初到這牧師底茅屋裏，才十四歲。她在這漁村幫漁家搖櫓和晒網，勞動了兩年。她的虛榮心，跟着她的女性美，一天一天的發達，這荒涼寂寞的漁村中，她再住不下去了。她一個人搭了數百哩底長途火車，漂流到東京人海中來。她在東京，沒有親故，也沒有知友，她祇跑到一家介紹職業所去，報了一個名。她底志望是想到一家高貴的家庭裏，當侍婢，吃碗比較清閒的飯，習一些高尚的禮節應對。她自信她天生麗質，決

不會使她志望失敗。

過了三天，那家介紹職業所底主人，寫張信片叫她去。

“對不起得很，我這裏照你所志望的，打聽了幾處平日有信用的家庭，都回說現在沒得缺員。若專等上流家庭底服務，怕一時難得出缺。祇有……”

“還有什麼地方可以去呢？”

“旅館，酒樓，茶店這些地方，比較容易找些。”

“沒奈何底時候，就進這些地方也使得。”

“有是有一個比較清閒底地位，不知道好姑娘願意去不願意去？”介紹職業所主人，露出兩列青黃色的牙齒給秋兒看，並且縫起他底一對鼠眼望秋兒。秋兒聽見她稱她做好姑娘，心房像受了一種刺激，她心房底血，登時逃到她的雙頰上。

“什麼職業？”

“我想姑娘早懂得我底話了。這個位置，祇

要夜間勞動三兩點鐘，此外一點兒事並沒有，由得姑娘自由，月薪有五十多塊。得主人歡喜了嗎？哈哈！那就由姑娘要多少就有多少了。”

秋兒雖然沒受完全的教育，沒有高尚的思想，但她知道處女底真價是很寶貴的，斷不是一個月五十塊白洋便可賣掉的。

六

秋兒沒有到中流以上底家庭去當侍婢，也沒有到酒樓旅館去服役，到後來，她由自己底自由志望，進了東京近郊底一個工場當女工去了。她底美貌很能打動工場監督底心。她會見他的時候，他表示一種很歡迎她的態度。

監督會彈四絃琴 (Vilin) 監督夫人底鋼琴 (Piano) 也很巧妙。工場定例，每月第三底星期六晚，要在工場附設底俱樂部開慰勞會。男工固然個個到會，女工也差不多全部出席。監督和她的夫人，也到會演奏他們得意的樂器，監督底四絃琴音，和夫人底歌聲，幾次能夠叫秋兒下

淚。秋兒底社交是在這工場俱樂部開始，秋兒初次知道藝術上底一種寂寞的悲調，也是在這工場俱樂部。

她在會合室底一隅，揀一個沒有人注意得到的席位坐下。沒有人去理她，她也不找誰談話。她只旁觀她的同僚，男和女，拍着掌合唱野合男女常唱的情歌。她在這慰勞會場裏不覺得有什麼安慰，她祇覺得有一種悲哀的氛圍氣，圍繞着她。她在這會場裏，新得了一種感想，就是這會場中司會的女王，是日夜不勞動的監督夫人。她又常拿自己和監督夫人比較，覺得兩人間的勞力和報酬，很不平等。她會唱“Come! Come! ……”底情歌，是監督夫人教她的。監督夫人唱完這情歌，她定很歡樂的笑着，但她唱完之後，她的態度，全然和夫人的反對。她出席過兩三次後，她再不到這慰勞會了。

一班男女工正在拍着掌，唱歌，喝酒，和喫茶點的時候，她祇在工場附近老農婦家裏一間小房子裏，——她一個月出三塊錢租借來住底

小房子——悶悶的讀一冊“婦女世界”雜誌。

七

監督很愛她，監督夫人比她的丈夫還要愛她。

有一晚，監督夫婦專請她到他們家裏去。她到監督家裏的時候，差不多快到八點鐘了。監督夫人引她到後面樓露台上去。月色很亮，要不着燈火。露台中心擺一張圓檯，周圍有幾張搖椅。

監督之外，還有一個男子在座，秋兒認得他是前月才到任底工場理事篠橋五郎，是明治大學專門部出身底秀才，兩頰紅得發亮，但不是健康的表象，鼻孔下蓄有幾根黃鬚子，看見她，忙站起來，鞠了一鞠躬。

他們四個人——兩個男子和兩個女子，圍着圓檯，談笑了幾十分鐘，監督說，還有客在樓下客廳裏會他，和他的夫人告辭先下樓去了。祇剩下篠橋和秋兒兩個，倚着露台底欄干，望天空底碧月。秋兒才知道監督夫婦請她到他們家裏

來底用意。

過了幾天，監督夫人自己到秋兒那邊來說，要替她做媒，勸她嫁篠橋五郎。監督夫人沒有替她作媒以前，她還不見得很討厭篠橋，自監督夫人來訪之後，她在工場裏遇見篠橋，再不瞅她，也不和他說話。

秋兒底心地，日見日煩惱，她底臉兒，也日見日清瘦。有一天響了十二點鐘，放了工，有一點多鐘底休息，她在工場後溪旁邊，揀一塊僻靜的草地坐下，打開帶來的飯盒子。剛喫完飯，一對生有許多黃毛的手，從她底肩膀後伸了過來，她待抵抗，已來不及。她覺得有一種，能使她心房破裂底重力，壓在她底乳房上面。她到底是年輕底女子，體力和靈魂一樣的脆弱。她從此不是處女了。

自後她一個多月，並不到工場裏，但她的薪金，還是一樣的寄來。同僚底女工，有羨妒她的，也有輕笑她的，但她對身外底褒貶，一點兒沒有感覺。監督夫人請了她幾回，她一概拒絕了；篠

橋探問了幾次，她也不情願會面。到後來，監督夫人也懶請她了，篠橋也懶探望她了。

八

她雖然恨篠橋五郎入骨，但過了兩個多月，她覺得有一件事很放心不下，非找篠橋五郎不可。

她漸覺一個人底生活，太過於單調寂寥。有一天晚上，月色還是和前兩個月在監督家裏露台上那晚底月色一樣，她一個人冒着晚露出去散步。她在監督底露台下經過，她忽然聽見一陣喧笑。隨後又聽見監督和他的夫人底樂具演奏，隨後又聽見許多男和女底談笑聲，篠橋底聲浪——像破鑼一樣的聲浪，也混在裏頭。她覺得這些聲浪沒有一種不是譏諷她的，沒有一種不是揶揄她的。她聽得哭了，她雙手掩着臉，急急的跑回寓裏去。

她靜靜的想了一晚上，第二天早早的跑到監督夫人家裏去。

“秋姑娘好一陣風把你送來了？”

秋兒悲不可仰，但她極力的忍耐着，勉強笑顏去答應夫人。

“夫人！你從前勸我底話，我現在決意答應他了。夫人可以代我告訴他？”

篠橋五郎對監督不能不保持他的信用，馬上答應和秋兒同居，但他早已不像從前熱愛秋兒了。

他們同居了兩三個月，公司本部要調篠橋到大阪支工場去。秋兒要同行，篠橋不答應，說他到大阪找定了地方，再來接她，他給了她幾十塊，叫她暫回日本西海岸S村去。

秋兒回到S村裏，有點錢在身邊，她的繼父老牧師待她還不錯，到後來秋兒的私蓄漸減，老牧師對待她，也漸漸變了。篠橋去了一個月，不見一封信來，她去信催他，也不見答覆。

九

做母親的受悲痛的刺戟過度，胎兒也不能

發育，她產了。她經了這樣傷心的痛苦，覺得她應受底罰已經夠了，她底責任也輕了，她漸漸的忘記有篠橋五郎這個人了。

秋兒從前是看金錢比她的身子輕，現在她覺得金錢比她的身子重了！肉體的受蹂躪事小，精神的受虐待事大，所以秋兒犧牲她的身子，去博金錢，來解除精神上的虐待。

她流產後靜養一個月，就進這S海岸第一家旅館招待旅客了。

秋兒到底祇有點“從一而終”底遺傳性，她受了篠橋五郎底污辱，不但不鬪雪恥，還想將錯就錯去成全“從一而終”底美德。到了現在，她絕望了。她在這旅館服役期內，她身邊底男子，和從前篠橋身邊底女工要同數樣多了。不單她自己願意，她的養父——做牧師的養父，也默認她做這種賣身生活，多掙幾個酒錢給他。

今年暑假有一個姓H底中國留學生，避暑到這S海岸，在她的旅館裏住了一個月，她為這位中國留學生拋棄了讎視中國人主義，——因

爲她當日國人個個都像她壽山哥哥一樣——漸漸的思慕起來她亡父底祖國！

照國藉法講起來，她本是中國人，她亡父底故鄉，是嶺南嚴冬不見雪的地方，她在日本列島西南部一個孤島上生長，她十四歲上跟她媽媽來這雪深二三尺底S海岸求生活，後來她又漂泊到東京去，向一班殘酷無情的人討飯吃。但她所歷旅途之苦，趕不上她所受精神上之苦百分之一。她此刻遇見了H。H對她說，他能夠洗去她從前一切底恥辱。他又對她說，他能夠安慰她將來底悲寂。他又對她說，他能夠帶她回她亡父底故鄉去。他又對她說，他能夠像帶她離開日本列島一樣的，帶她離開她現在所處的精神上底悲境。她半信半疑的，對他的要求，還沒有肯定過答覆。她祇問他一句：

“我能夠回中國去？我真歡喜不盡！”

十

赤熱的火球漸漸的沉沒在遠山後面，H忙

把面西的一扇紙屏打開，放點兒涼風進來。秋兒也放下端進來底膳具，忙跑過去替他把掛在簷前底紗簾捲起。他回到房裏，盤腿在一張蒲團上坐下。秋兒跪在他旁邊，把膳具在他面前擺開，盛了一碗飯，放在一個黑漆茶盤上，送過來給他吃。

“秋妹兒……”

“……”秋兒並不望他，背過臉去。一手按在一個小飯桶蓋上，一手按着一張新聞紙，翻看衣服首飾店底廣告。

“秋妹兒……”

“不快點兒喫麼？姊兒姊兒的叫什麼！快點兒喫啣！我還要侍候幾個客喫飯呢！”秋兒回過臉來，半笑半惱的，向着他發嗔，他倒笑了，

“秋妹兒！你真的想精神的把我殺死麼？”

“不要臉的！花言巧語，誰會信你！”秋兒也笑了。

“我就是不會花言巧語，所以秋妹兒不……”

“不…不…什麼？”秋兒正色的問。

“不高興和我交際。”

這幾句問答，像專對秋兒底弱點下了一個刺戟，她忙低下頭去。她覺得她所遇見這的男子，要算日最誠懇，最不會用能得女人喜悅底飾詞，去稱讚她，阿諛她。日也將飯碗擱下，偏着頭望紙屏外底黃昏景色，拇指和食指間夾着筷子底手，按在右頰上，手拐却在膝蓋上支着。兩個人都沈默了一刻。日回過臉來，微微的歎了口氣。秋兒底心給日這一歎羈絆着，對日底要求，再沒有勇氣去拒絕了。

“你要我再到東京去做什麼呢？”

“學校底寄宿舍，我再不願意住了，下宿館子生活我也厭了。這兩年來，不知道為什麼緣故，無論遷到什麼地方，總覺得沒有地方安置我的心。現在我找到能夠看護我的心，安慰我的心的人了。秋妹兒！你不要使我失望，不要叫我亡魂失魄的，一個人回東京去！”

“今晚九點多鐘你有空麼？”

“有空怎麼呢？”

“我們今晚上，到海邊六角茅亭裏；慢慢的商量罷。”

十一

秋兒在 S 海岸，接到 H 由距 S 海岸七哩多遠的溫泉地方，寄來給她的一封信，第二天，她就向旅館底主人請了兩天假，搭乘這村間常用的交通機關——前兩輪小，後兩輪大的六個人合乘的馬車，到溫泉地方一家小旅館去。

“我底信你讀過了麼？”H 接見到她，最先問她一句。

“讀過了。”

“你決意了麼？”

“我沒有什麼不決意，祇怕你沒有真心的決意。你將來怕要後悔！”

“爲什麼？”

“我不是處女了，你也早明白了的。我底身分比‘新平民’還要卑賤，我又經過很恥辱的生

活，我不相信你眞看得起我這樣的女人！”（日本國民階級，可分六等：一皇族，二貴族，三華族，四士族，五平民，六新平民。新平民是朝鮮或台灣人，改用日本式姓名，與日本內地平民混居，數代之後，得有做日本平民之資格。日本人間多輕賤之。）

且身上，給肉跪在他面前底秋兒身上發射出來的，一種女性的力，引起了一種熱焰。他祇目不轉睛的望着秋兒，並沒有聽出她說些什麼。秋兒知道且呆鳥一樣的望着她，忙低下頭去。用口咬着手帕底一端，他一端用手拉着，無意識的儘望下拖，也不再說話。

過了一會，還是女人那方面，總有點不放心，先破了兩人間的沉默。

“從今晚起，你眞的做我的永久保護者麼？”

“你現在沒有別的關係了麼？”

“是的，沒有。我祇一個人！你真能夠不問我過去底非過麼？像我這樣不幸的女子，受過奇恥大辱的女子——說明白些，受過強姦和經過祕

密生涯的女子，也還有人真心的愛我麼？我不是在作夢麼？你不是出於一時的，性的衝動，當我做玩物麼？”

“胡說些什麼！秋兒你還不相信我麼？誰把你當玩物？”

“當我是玩物，有什麼要緊？我已不得你永久當我是你喜歡的玩物，把我帶回去，不中途拋棄！”

且愛秋兒，是一時對秋兒求性的安慰。秋兒滿足了他底要求之後，他對她底愛，即消滅了。且墮落底第一晚上，在電光下望着秋兒底睡顏，便聯想到舊約底撒母耳下篇（II. Samuel）第十三章第十五節。

十二

秋兒和且在溫泉地方七晚六天底生活，不過是溫潤的，熱烈的紅脣底接吻，豐腴溫柔肉體底擁抱，和華氏六十度底溫泉池中的鴛鴦戲水。

到了最後那一天，且愛秋兒的熱情既過了

拋物線底頂點(Vertex)漸漸的下降，秋兒對他底戀愛力，受了且一星期間底放電作用，像新得了加速度，和日數成幾何的比例，反一天一天熱烈起來。但且不能再在溫泉羈留了，要趁今天底火車回東京去。

討厭底秋兒在旅館裏，不飽哭一番，他偏偏在停車場月台上，聽見轟轟的車輪，和嗚嗚的汽笛，無緣無故的，拿手帕掩着臉，嗚咽的哭起來。

“你到東京，找定了地方，要即刻打個電報來接我，……我總忍耐着等你，無論等到什麼時候！”

她由腰間底衣帶裏，取出一個小紙包兒，從火車窗口交給坐在車內底且。

“回到東京後打開來看罷。”

且馬上想打開來看裏面包些什麼東西，急得秋兒滿臉發紅，出了幾點不好意思底急汗。

“你要在這裏開，我即刻回去！”

“爲什麼此刻看不得？”

“……”

火車蠕動了。秋兒在月台上，拚命跟着火車跑，且在車裏祇見她往後退。且望不見秋兒底時候，忙把她給他底小紙包兒拆開來看。裏面有一張用很淡的墨水塗的一封信，用日本註音字母草書體(平假名)寫的，字寫得很拙，也很潦草難看。她信裏底意思是：

“他們——媽媽和養父和村裏人——說什麼，我都不理，也不怕了。我祇跟你一個人去，我以後祇愛你一個人。你當我做什麼都可以，玩物也好，奴隸也好，祇不要再愛上第二個人，來厭棄我。你不要我的時候，甯可把我殺掉，我總不願生着看你睡在第二個愛人底腕上。你要知道我底性質和蛇一樣的固執。我能夠愛人，也能夠同程度的恨人！

另外一個小包是我底頭髮，是我底身體底一部。我以後還要繡一個紅綢三角袋子寄給你，把我底頭髮封在裏面，你帶在身上，好做你的護身符。

我想抱着 接吻至 脣破都不情願 放手底H
郎！這是很寂寞很可憐的秋兒寄給你底信！
秋兒這封淺近粗陋底信，先使H發笑，其次
叫H發生一種悲哀，最後使他懷了一種恐怖！

十三

秋兒在S海岸，等了一個多月，才接到H平安到東京的一封信——寫了許多甜蜜蜜的話安慰她，叫她格外保重身體的信之外，再不見H來信叫她到東京去。她寫了幾封信去問，也不見答覆。最後寄去的兩封信，沒有開拆，原封打了回來，封面貼有一張條子寫有“受信人不在，無法遞交，原函交還”底幾個字，還蓋有郵局檢查人底印。秋兒恨得差不多要發狂，每日哭笑無常。她祇說要到東京去，但她底媽媽和養父不允許。她媽媽是怕她到東京去再喫虧，她底養父——做牧師底養父，喫酒底時候，說新舊約聖經裏面，並沒有戒酒底文字底養父，在禮拜堂裏，恭恭敬敬的跪在寫有“以瑪訥利 Emmuel”的，紅

緞子做底匾額前，高聲叫“呀們”底養父，是要叫她每禮拜日，在小教堂裏，按按風琴，向禮拜堂聽衆多捐幾個錢；夜間還要叫她，到一家教琵琶和跳舞底司匠家裏去準備……

恰好這時候，東京警視廳發了一道命令，通告日本全國各警署嚴重的取締不良少年男女，並警告做父母的，不得輕許兒女單身出都會去。秋兒是S村中底一個人物，常受巡警底監視，所以她一到停車場，就有巡警去盤問她。她很悲切，她抑鬱無聊的時候，祇和幾個漁家女兒，在海岸散悶。她看見那六角茅亭，她就聯想到日說她底亡父底故鄉——在大庾嶺南的深山裏，景色和這海岸全然不一樣的故鄉，她不單沒看見過，連夢中也不曾夢見過，她祇能夠按着日描說給她聽底話去幻想她的故鄉！

秋兒是中國人，她爹爹林商死後，她雖然恨中國人，但她不恨中國。她不單不恨中國，並且很思慕中國。她很想回中國去看她（中國）特有的龐大的壯麗山河！現在她絕望了！她底異母哥

哥不愛她！她思慕的中國人也不愛她！她還思念她有幾個同胞哥哥，在日本西南端底孤島上，“顏色憔悴，形容枯槁”的勞苦着，也和她一樣的不能恢復中國底國籍！她想到這裏，她祇好在這寂寞底漁村裏，做一個貧鄙的牧師底養女！她祇好改屬日本底國籍！她祇好重新恢復她從前所懷的恨惡中國人的心！

一九二一年，四月，櫻花落後，脫稿於日本淺
間火山麓旅次。

一班冗員的生活

一

“C先生！八點鐘了！今天不上學麼？”他平時每天早晨七點半鐘就起床的，今天過了時刻，還不見他起來，房主人怕他貪睡點誤了上課時刻，特跑上樓喚醒他。

他給房主人叫醒了，老大的一個不願意，像在辦一樁很要緊的事給房主這一叫，弄失敗了似的。他在被窩裏發出一種很難聽，很不樂意的音調，

“讓我睡罷，今天十點鐘才有課上！”

C不住包辦伙食的館子，因為近來各處館

子的房錢伙食都漲了價。房子是按蓆數算租錢的(日本每張土蓆約長四尺寬二尺。)每張蓆子要三塊錢租錢，普通學生住的是四張半蓆數的房子，要十四塊多錢。伙食至便宜的每個月也要二十四五塊。若住館子，這每月幾十圓的官費祇夠開館賬，學校的學費和書籍文房用品便無從出了。所以C在貧民窟裏租了一間四張半蓆的房子，每月租錢祇要六塊，不包伙食。C的午飯和晚飯跑到一家飯店裏去吃，每月祇要十三塊錢。

他早晨一頓，如何的過去呢？他有簡便方法，他每天早上祇吃八個銅板半磅的英國式麵包和兩盞開水，一個月要不到三塊錢，合算起來，每月的支出超不過二十二塊，比住館子，便宜得多了。

C在經濟上的經驗，愈久愈進步，前個月他發見了每天可以再省二個銅子的方法。什麼方法呢？他再不買八個銅子半磅的英國式麵包了，他祇買兩顆法國式麵包。法國式麵包的價錢，不

是按重量計算的，是照顆數計算的，一顆要三個銅板。C是個除讀書，節儉以外不知一切世故的癡漢！他祇曉得兩顆法國式麵包的容積比半磅英國式麵包的容積大，並且價錢便宜，所以他改吃法國式麵包了。他並不知道法國式麵包的分子構造沒有英國式麵包的那嗎緻密。英國式麵包蜜度要比法國式麵包的蜜度大。

過了幾禮拜，C又發見了可以加省三個銅板的方法。C自吃法國式麵包以來，覺得吃一顆和吃兩顆，肚子裏所受的影響，沒有大差別；所以他近來祇吃一顆了。他的友人也常笑他，他便說什麼廢止朝食於衛生有益的話來抵制。

C給房主人叫醒了後，再睡不着，在被窩裏翻來覆去。肚子裏咕嚕的響了一陣，他才覺得有點兒餓。他恨恨的翻身起來，把被蓋胡亂捲起，向壁櫥裏面一摔，飛跑下樓，竄忙忙的抹了臉漱了口；把用過了幾年，又爛又黑的書袋子掛在肩膀上，出門向學校去。他在途中還恨恨的罵他的房主人不該這樣早叫醒了，因為他又發見

一種省錢的方法，就是遇學校的先生請假，早上八點鐘起沒有功課那一天，他就多睡半點鐘，連那顆法國式麵包都省下來，準備午上在飯店裏多喫他半碗飯。房主不明白他的苦衷，今天一早把他叫醒了，把他的計劃弄失敗了，他那得不恨！他肚子裏實在空得利害，他知道今天的三個銅子省不成功了。

學校的學費，教科書，衣服，鞋襪，文房用品，剪髮，洗澡，新聞，郵費，交際會費，每個月的支出實在不少，祇靠這幾十塊錢的官費去分配，怪不得C考究出這許多省錢的方法來。不單是C，和C同境遇的都是一樣。

二

C在教室裏，沒有留心先生教些什麼。他祇呆呆的想，今天除了學校制服的銅鈕子，和一枝鋼筆之外，他手中身上再沒有金屬品；不單今天課後，想洗澡沒得洗澡錢，連明天買麵包的三個銅子還沒有籌到手。因為經濟問題弄得他上課

全是形式的，沒有半點心得；他祇機械的像打字機一樣，把教授的講義一字一句都抄下來。他是來日本長期的參觀學校，他祇旁觀同級的，日本學生活活潑潑地求學。

他在飯店裏喫了午飯，他還只管坐在食桌前，不想到學校去，他像有什麼事在這飯店裏沒有辦完。他不時注意那幾個同食檯的，和他的境遇一樣的留學生喫完了飯沒有，若有人留神望他的臉，就能夠看見他的臉發赤。

“痛快！痛快！廚房！再替我暖一合酒來！”一個天真爛漫的，比他年輕的學生坐在他對面，一盤炒肚尖放在他面前，快要空了，他手裏的玻璃盅也比洗過了的還要乾淨。

店主人是個寡婦，快到五十歲了。她未成寡婦之前是個神戶古屋間來來往往的流娼，後來從良嫁給一位守門狗——每日穿件黑衣，拵把短劍，在一個衙署門首站崗的守門狗。前年丈夫死了，她領了些恩俸跑到東京來尋生意做。她不知從什麼地方聽見留學生的生意容易做，便找

了一位中國廚房，在住留學生最多的日區內開了一間館子兼飯店。一間小店鋪，樓上住了幾個學生，樓下的店面排了兩張檯，替附近住的留學生包辦伙食，也買些簡單的中國菜。幾十個經濟困難的大學生也加進了去。

在C對面坐的年輕學生姓章，是個運動大家——在大學運動會，擲圓盤得過最高點的運動家——，體魄很強，食慾也大，尋常的飯菜，不夠他做燃料。今天天氣有點寒，他加喫了兩盅酒。

“有兼人之食，而……”坐在C旁邊的K君向着章君笑。章君不理，只管喫他的酒。K君見章君不理他，便翻轉頭來，纔着眼睛向C“喲！喲！喲！嘻嘻嘻——”的笑，他的兩列似青非青，似黃非黃的很長的牙齒縫裏塞着幾片青菜葉的碎屑。C因為經濟問題，在搜索苦腸，那裏還有工夫說笑。

“到植物園去走走麼？”K覺得沒意思，再向C敷衍一句，他站起來了。

“……”C 祇搖搖頭。K 一個人出去了。

“你下午還要到學校去？”章君看見 K 去了，才問 C。

“我就要去了。”C 也站了起來。

“快到一點了！你還不去？你沒帶錶麼？”

“保存在倉庫裏！”C 不覺笑了。

“你的也託了他保管麼？痛快！痛快！哈！哈！哈！”章君望着 C 大笑了一陣。

C 望不得 K 快點兒去，好向飯店的主婦辦個小借款的交涉。C 歡喜極了，店主婦竟答應借五角錢給他，等到月底和伙食費一同結算。他有了五角錢在身上，下午在學校裏居然聽見教授說：

“你們要把 Pargonite 和 Palagonite 的區別記清楚。”

“記不清楚，不要緊。”一位愛淘氣的學生大聲的說。

“爲什麼？”先生像要惱了。

“到那時候再來問先生不可以麼？”學生笑

着說得全堂笑了。他下了課，順路去訪一位姓彭的友人。姓彭的是和他同一個中學出身的，現在進早稻田的政治經濟科。彭君恰好在家，讓他上樓拿張墊子給他坐下。

“老C！你昨晚上來就好了！我昨晚上請了客呢！不是別人，就是館主人一家。我祇花了四五塊錢，他們喫得嗚呼哀哉！威士忌一瓶！牛肉斤半！豬肉兩斤！弄火鍋喫！還添了幾合正宗（日本酒名）和兩大盤生魚片（真的喫不了，你來了就好了！”

“豈有此理！對我說這些話，不失鄙麼？彼此雖熟，沒有客氣，但說話也總得留心些。”C心裏這嗎想，沒有說出來。

後來C問彭君寓裏的主婦，她說彭先生那晚上買了兩合正宗和兩角錢的燒山芋請她們喫是真的。還害了她的十多歲的小孩子跑去買燒山芋，跑出了一身汗。

C由彭君那邊回到家裏，快要四點半鐘了。他把爛書袋放下，忙跑去澡堂裏，洗他半個多月的積垢。C是很喜歡洗澡的，因為每月的官費青黃不接，所以近來澡也少洗了。洗了澡回來懶懶的倒在蓆上，他想他的五角錢既去了十分之一了，要把要緊的用品先買回來。鑛物學的先生的講義走得像汽車一樣快，速記用的抄本還差三四頁就要完了，非買一冊不行，但最便宜的也要三角錢，買了之後就所剩無幾了。官費作算靠得住，也還要十多天才得領，這十天內怎麼辦呢？他的獅子商標的紅色牙粉前星期就用完了，他幾天不用牙粉了。到月底領得官費非多買一二包放在那邊不行。

到了六點半鐘，他還是到飯店裏去喫飯。在飯店裏他聽見一個好消息，說今天下午官費生借青年會做會場，開了一個要求增加官費的大會，已舉定了代表，要代表回北京去向教育部直接交涉：

因為要求增加官費不知上了多少稟子，打

了多少電報，教育部一個不理。官費生沒有不罵教育部無天良的。但是聽說教育部也是每月自己籌款，才能維持現狀，那裏管得留學生許多。

C吃了晚飯，暫不回寓，在一條最鬧熱的街道上慢慢走着看擺夜攤的。走來走去的留學生都很神經興奮似的，像給夏天的烈日曬熱了的池塘裏的一羣魚一樣。

C在電車線路終點遇見了同教室的W君。他是那一省的官費生代表。他像很忙，他說的話C還沒聽清楚，他就急急的跑了。C因為遇見W君便想及W前兩星期說的話。C想國家的臉子早失掉了，索性痛痛快快的鬧一鬧也好。

W前兩星期對C說的也是關於增加官費的話。W那班的主任教授是Y博士——對着中國人便拿高帽子出來，背過臉去便把中國人說得卑鄙狗賤的Y博士。前兩星期也在青年會開了官費生大會，決議要求增加官費。開會的理由和會場的情形第二天就在各新聞上用大大的字登出來了。那時候W君跟着Y博士到日本中部山

中爲調查旅行去了。Y博士在旅途中看了新聞，便問“你們留學生每天不讀書，在鬧什麼嘍？”W君告訴他鬧的是什麼。博士又問“你們一個月到底領多少官費？”W君又告訴他。博士後來歎了一口氣說“我們日本的鄉下人送他的子弟來東京進中學，每月也不止給這幾十塊錢。你們的政府當初是不是以求學的目的派你們來日本的麼？我以前叫你買那幾部參考書是沒有買了，是嗎？那又難怪你們鬧了。”

“政府當我們是種冗員，早就想把我們裁汰。”W君想說出來，又中止了，C也覺得中國政府太無勇氣，不敢叫官費生回去。叫了回去，也可以多養幾營軍隊擁護自己的勢力。

C還有一件很担心的事，他是南省的官費生。南省教育由北方請了一位很時髦的教育家去辦。這個時髦教育家，頭腦是很明晰的，他一定不會批准增加官費給學生。何以呢？因爲南方是反對北方政府的，教育部的批准，南省當然可以不照行，這個淺顯的道理，時髦教育家那有不

曉得的。C忙跑去問本省的管理員，管理員所說的果然和C所豫料的一致。

學校章程定有實習的必修科，到了冬假暑假或暑假要利用假期去實習。從前教育部也定有實習費章程，近來說要節省糜費，把實習費取消了。到了冬假C就要去實習，他預先去了一個稟子向時髦教育家請旅費，他相信時髦教育家一定不會打起官話來拒絕他。假期到了，他到管理員那邊去看由時髦教育家那邊批回來的批詞却是“前據教育部……該生所請應毋庸議。”的一篇官話！C在“新青年”裏面，讀了許多時髦教育家的言論，他是很佩服時髦教育家的，他不知道時髦教育家的言行不一致！C想批的時候，時髦教育家沒把外國學校規則查一查麼？沒有仔細想想該用官樣文章去敷衍了事麼？C從前像一班無定見的青年帶着灰色眼鏡去看那位時髦教育家，現在他用X光線去檢查他了。

C蹣蹣跚跚在街道上走了半點多鐘，覺着有點兒寒，便由近道回到寓裏來。坐在門首除鞋，還沒上去，館主人便出來說有客在樓上等了。

“言君麼？來了多久？”C認得是同鄉的言君。

“來還不到十五分鐘。聽館主人說，C君吃飯去了，不久就要回來，所以我就上來了，很對不起。”言君是個非常誠懇的紳士，所以說話也和做文章一樣，有前提，有結論，起承轉折，很能得中。

言君有點年紀了，他早在明治大學畢了業。畢業後就有人請他回國去幫辦政事，但言君立的宗旨很定，不願隨波逐流，不為五斗米折腰，所以他還留在日本研究。言君有點關名士派，不很講究外觀，他那個大學制帽的四角帽黑色變成黃色了，取下來放在檯上，會軟成一堆，全沒有一頂制帽的體裁。制服上五個銅釦子，祇剩下三個，襟口和袖口早爛了幾塊，像給鼠兒咬爛

了。制服原來是黑色，言君不知穿了多少年數了，他在太陽下走過時，那制服竟映成紅色。他的洋褲的正門上幾個鈕子，也像不是全數了，裏面穿的中國褲子半白不白，半黃不黃的露出來。他在家裏絕對不用日本服，他穿中國長衫和短褂子，還巴上一個肚兜。他穿的中國褲筒有水桶那嗎大。制服上一條白色硬領兒早給油垢塗黑了。

言君的日本文很可以，但不很會說日本話。他身邊常帶着一本日記簿和一枝紅鉛筆，坐電車，問路都用筆談。有這種緣故，他不情願住日本人的家裏或館子，他在一個中國商人的樓上租了一間許多蛛網和煤烟的房子。

言君是來徵求C對於恢復救國日報的意見。

“國早亡了，還趕得上救麼？”C比言君歲數小，但意志却比言君頹唐。

“不是這樣說的，國家還有一秒鐘工夫的命，我們都有救國的義務。……現在東京的團

員裏面祇有Y君，S君和你。……我看還是望你出來號召一下，比較沒有黨派的色彩。現在中國……祇怕無人，不怕無錢。……外可以懾……內可以收……”言君正襟危坐，在C面前演了一場說，結局給他感動了，降服了他了。

“那麼我們就在下星期六先在青年會先開一個預備會！這回非C君出來不行。”言君臨別時再三的叮囑要C到會。C送了言君去後，覺得自己的知己要首推言君。

C回到案前坐下，貼屁股的蒲團還沒有暖，館主人又上來說有客。跟着館主人上來的客戴一頂帽脰上纏有兩條白帶的伊帽，身上披一件黑斗蓬，是學生間最流行的一種防寒具。原來是L君。L君說明天是學校三十幾週年的紀念日，放假一天，所以跑來談談。

“今，今，今今今晚上沒沒沒有出去麼？”L君有一個奇癖，他說話是重重疊疊的。他還有一個怪癖，是怕人知道他有錢要向他借。和他同走路，面一說想買些什麼用品，說後便把荷包取

出來，一面開一面便說：

“錢，錢錢不夠了，改改改改天再買，買罷。”但他的同學都說他身上有兩個荷包。聽說L君的長男在中國內地中學快要畢業了，L君在日本還是高等一年級生。他的同學都說他的笑話，若L君再留級一年，明年他的長男來日本進高等就可父子同學了。L君頭腦本來不壞，不至於留級。但他志趣高尚，不願早日畢業回去與鷄鶩爭食，所以自己延長肄業年限，在日本領官費多讀點書。

五

L來訪C不是完全無目的，他是來向C商量一個妥善的方法把他的同鄉並且是同學的程君送回國去。

近L君的學校有家成衣舖。成衣舖的主人姓吉江，他的女人名叫文子，兩夫妻之外還有一個十八九歲的女兒和一個七八歲的兒子。女兒的名叫綾英，兒子的名叫小虎仔。綾英有位同學

嫁了一個早稻田大學出身的中國參議院議員，到中國去了。綾英和她的同學常在通信，她的同學來信說，她到中國去如何的幸祿，如何的快樂。她的同學又來信說，她的丈夫如何的愛她，如何的溫柔，並不像日本男子那末粗暴。她的同學又來信說，中國的建築物如何的堂皇，如何的高大，不像日本木造的，草蓋的矮那末討厭。她的同學又來信說，她在支那的首善之區，天天都駕着馬車汽車到公園酒樓去玩。她的同學又來信說，她是無產階級的平民，一來支那就可以跟着丈夫榮貴起來，能夠和日本的高官大爵貴族華族交游。她的同學最後來信勸她千萬莫嫁日本人，要嫁支那人。

綾英給她的同學灌了兩杯醜壽的酒，每天祇昏昏沉沉的在描想支那的空中樓閣。嗣後她常在高等學校前徘徊着，想釣一匹留學生去和他湊對。搖搖擺擺來上釣的就是L君的同鄉同學程君。

程君無論對什麼事都很慎重精細，祇有對

女人一件事，他不能夠把住他的慎重精細的主義到底。程君是個很和藹可親的人，更能夠叫綾英相信她的同學說的，中國人比日本人溫柔多情。

程君顧着綾英就不顧學校了。程君今年暑假的落第，是第二次了。照留學生管理章程，同一年級不准連續三年，至多讀兩年，就昇級。程君的官費因此就取消掉了。

程君住在吉江家裏拿不出錢來，吉江夫婦漸討厭他起來了。綾英說程君的落第是她害了他，便跑在A區的貧民窟裏找了一間三張蓆的房子，把程君的行李搬過去，一同住下。綾英每天到一間煙草製造局裏去當女工，每天可以賺四五角錢的工錢，買米回來煮稀飯分着喫。程君沒有嘗過這種貧苦家庭的滋味的，每晚上對着像鬼火一樣的洋燈垂淚。可憐他們一個月六角錢的五燭電燈都點不起。

綾英叫程君要繼續着用功，準備來年再考第二間的官費學校。程君說那裏還有心思考官

費。綾英說不考官費也使得，等她加了工資後，再送程君進明治大學去插班，一年可收三年的功效。

不知綾英在什麼地方借到了五塊多錢，據綾英說是向一位做糕餅店生意的姊姊那邊借來的。她把這五塊錢給程君要他到明治大學去報名入學，因為明治大學祇要有錢，隨時准中國人進去的。程君第二天出去，買了好些魚肉回來，因為他喫稀飯吃得太久了，胃袋像枯燥得很，脂肪分要求得利害。綾英嗣後每晚都出去，要九十點鐘纔得回來，家計倒比較從容了，但程君總有點不願意綾英出去。綾英說她在家裏，程君不肯用功，只管抱着要求她接吻，所以她出去讓程君一個人在家裏用功。

程君覺得綾英對自己一天一天的疏遠，綾英也覺得程君近來的脾氣變壞了，兩人中間像給一重烟霧遮蔽着，彼此看不明白了。綾英的媽媽文子不時走過來。在三張蓆的房子裏，你看我，我看她，她看你，三人都不能把自己想要說

的說出來。文子像有話對綾英說，注視了綾英一刻，又翻轉頭來望望程君，這時候程君很自重，站起來說，要到神田去會朋友，一個人跑出來。

“你母親今天對你說什麼話？快告訴我！”程君那晚上跑回來，不見綾英在家，一個人參禪一樣的坐着等了一點多鐘，才見綾英進來；禁不住氣憤憤的問。

“沒有什麼。”綾英跑過來坐在程君面前，笑着勸慰程君。

“撒謊！坐了一天沒有說什麼，難道是啞吧麼？”程君的怒焰和飢焰隨肚子裏一齊發出來。

“雖然有話說，但是你不喜歡聽的，也是我不願意聽的，你又何必定要我說出來！”綾英在哀懇。

“快說來！不說我別有打算！”

“媽……就是希望你說的話能夠實現，她望我們倆離開！”綾英伏在蓆上哀哭着，“我……我們中間的……那……，媽還不知道！”

“要離開不是離開？離開算了！”程君並不是

忍心把綾英撇下，他不過是卑怯，怕負擔重重的責任。

“啊！啊！啊！你變了……心！……我……”綾英再說不下去，她知道她半年的苦心要歸水泡了。我一個不要緊，那個——雖然不敢預先斷定一定養得活——怎麼樣處置呢！？

六

綾英近這兩個月身體失了常態，近這幾天心頭時常作惡，吃下去東西都吐出來，身體漸漸的瘦削。她心裏很耽憂，怕再過幾個月身體就不能到煙草局去做工，那時候的生活如何過得去！程君知道他的懷疑竟成了事實，他棄綾英之心愈堅決了。

綾英怕幾個月後不能到工場去圖活，想節省點款，她覺得有些對不住程君；但她精神上確非常的潔白，她愛程君的心一點沒有變，不單沒有變，還更加熱烈！

程君在日本——在留學生社會裏身上像烙

了印是綾英的丈夫了，他知道不能用硬法棄綾英母子，他祇好用軟法了。他對綾英說，像這樣的狀態——像兩個猴兒打架，彼此不放手，在山頂上滾來滾去，終久要滾進山溪裏面去的狀態，他在日本住實在無了日。他又對綾英說，不如讓他回國去，去看看機會，也得看風駛船活動活動。他又對綾英說，他能夠籌得銀子到手，他就捲土重來，再來日本定購大學畢業文憑。他又對綾英說，若籌款不到手，他就向政界方面活動，謀個顧問或參謀做做，因為中國現在政局用人不要什麼學問，祇要頭會鑽，口會吹，手會拍。他又對綾英說，他的幾件行李——幾箱爛書和幾件衣服——暫存在這邊。他又對綾英說，若他覓到了差事，不再回日本，就會寄旅費來接綾英回去。他不把幾件爛行李帶回去，騙倒了綾英。

程君的回國是他的同鄉們勸他的。同鄉三四十個人每人捐了兩塊錢給他，他說這幾天內就買船票回去。

C和L和他的同學同鄉都以爲程君早回國

去了。

過了兩個多月，一天晚上北風刮得非常利害，有一個客跑到C窩裏來，把C嚇了一跳。

“你不是回國去了麼？怎麼還在這裏呢？”C驚疑得很。

“很對不起，攪擾你了。”程君比平時十二分的謙恭，跪下去磕頭。

“那算什麼樣子？”C止住他。

天氣很冷，程君身上沒有外套，也沒有斗篷，坐着打抖。幸得C房裏燒了炭，叫他向火鉢靠近些。程君兩耳很紅腫，雙頰也凍得不紅不紫，他像感受了熱，臉上發癢，雙手覆在面上輕輕的摩擦過了一刻，他雙手托着下顎，不轉睛望着火鉢中的火。

“現在住什麼地方？”

“住在市外的T村XX番地S館。我本來要回去！恰好那時候接到南洋的兄弟來了封信，說馬上就兌錢來給我。我想來年二月間考了那幾間官費學校再回去，相差不過四個多月，所以我

就在S館住下了。”

“沒有到那間學校上課去?”

“祇自己在家裏準備考學校的功課。”

程君還說了許多後悔的話，也說以後要如何努力。兩個人喫了幾盅熱茶之後，沉默了一會，

“你吃了飯沒有？你像還沒有吃晚飯。”C聽見程君肚子裏咕嚕的響了幾陣，

“，不要緊，……我吃過了。”程君挨着餓很客氣的說。他不單沒有喫飯，並且還空着肚子跑了許多路。

“不要客氣，客氣是自己喫虧。”C用日本話說。

“C君不是在外面喫飯麼？”程君知道C的寓裏要不到飯喫的。

“喫麵不好麼？我叫館主婦買去”

“真對不起了，真對不起了！”C早跑下樓去了，程君一個人還在說“對不起。”

過了四十多分鐘，館主婦用一個珠漆的托

盤端了一碗肉絲麵和兩碗淨水麵上來。程君連說了幾句多謝，龍吞寶一個樣子，沒到一分鐘光景，把三碗麵喫得精光，連碗邊上貼着幾片蔥葉都用舌尖舐過來喫。C看着幾乎掉下淚了。

“真對不住了！真對不住了！累你多花錢了！今晚上的麵很頂力，比什麼還要好喫。”怕係麵湯的蒸氣，把程君兩道鼻水蒸出來了，他從衣袋裏取出一片又縐又黑，毛鬆鬆的紙，向鼻門上拭。

七

樓下館主人的掛鐘嚮了十響，外邊風更刮得利害，那幾扇窗門板給風吹得振動得利害，像快要倒下來。程君看是時候了，

“C君！很對不起，我真不好意思說出口。我由南洋來的錢遲早也快到了，到了馬上送回來。不知C君從容麼可以通融一二十塊錢麼？我欠了兩個月的館賬，實在不好意思再欠了。很對不起。”

“一二十塊！”C給程君嚇昏了。程君以為C是個很節儉的大學生一定有餘錢。

這個難題，C實在沒有能力替程君解決。兩人向着火鉢，守了點多鐘的沉默。程君見夜深了，

“很對不起，太晚了，改天再來拜候。”程君站起來，再鞠了兩鞠躬。他才踏出房門，身體又打抖起來。他再翻轉頭來臉紅紅的向着C，

“不瞞C君了，我因為沒有車資今晚上是走路來的。現在坐了許久，腿子坐麻了，走不動了，可以借一二角錢做車資麼？”

“由T村跑來的！”C喫了一驚。T村到H區的距離至少也有二十里，若再沒車資，不是走到天亮，C向自己懷裏一摸，也臉紅紅的，程君很通氣，像看出了C的苦衷。

“不客氣，不要替我就心。走路還暖和些。”

“不，不！我向館主人借看看。”C又跑下去借了五角錢給程君做車費，程君垂着淚跑了。

嗣後C沒有聽見程君的消息。

今晚上L跑了來，C才知道程君因為欠了四個多月的館賬，拉到警署裏去了。拉到警署裏受凍一兩晚後倒可以保釋出來，現在應研究的是要如何送他回國去。L君用很熱心而且誠懇的態度，突，突，突，的說。

C給他們——L和言君——鬧了一晚，神經興奮，睡不着，第二天九點多鐘才醒過來。他醒了還不情願起床，伸手在枕旁一摸，有兩張新聞，和幾張明信片。這些明信片不是寫“本會于××日假座……開大會……略備茶點……務望撥冗蒞臨……××會啓。”就是寫

“本會前於××日……開選舉大會……足下當選為……事關重大務望出席。”C怪他們來讀書的人也有許多開工夫分出來練習政治手腕。

C起來之後還是到學校去，下了課之後還是到那家飯店裏去喫飯。

“我們到管理員那邊去借幾塊錢用用好麼？”C因為下午沒有課，喫了飯邀章君到管理員那邊去。

“贊成！贊成！你有把握包借得到手麼？”

“只管去看看，捨一角五分錢不要！”東京市內的電車不問遠近一往復十五個銅子。

“我們不應當強硬要求，要多拍幾下才對。”年輕的章君，說起話來倒像在海裏游泳過來的人。

兩個人跑出停車場遇見了陶君，章君喪了膽，因為他知道這位陶君是常到管理員處借錢的，若陶君也說到管理員那邊去，我們想借的款就包管不成功。

陶君是省同鄉會長又是留學生總會評議部的副議長，他說話時把南北音共熔一爐，調起腔兒說，聽的人愈聽不清白。高興的時候就指手劃腳，有時候說一句就伸手在下腹部洋褲子的門首摸一摸像有週期似的。他現在看見C和章君來了，異常高興，又在指手劃腳地說起話來了。

“C君！同鄉會選舉了你當幹事。”

“誰選我的？”C很不情願當傀儡。

“同鄉諸君！”陶君正言正色的把兩個肩膀

向後一退。

“同鄉諸君裏面我認不得幾個，多承你推薦把我選出來了。多謝多謝！你替我運動了多少票數？”C笑了。

“沒有什麼事幹的，掛個名罷。哈哈！”陶君行了一個舉手禮，搭了反對方向的電車去了，章君才安心了。

八

在電車裏兩個人閉着眼睛坐着，並不說話。C知道章君有一種性癖，他不喜歡在日本人面前和中國人講中國話。C還有一位同學謝君更利害，他上邊穿的是像蝙蝠翼一樣的日本和服，下邊穿條日本裙和一對日本高木屐，高高的把雙肩聳起，左肩上掛一個書袋，右脅下挾一把紙傘，腳未曾舉步，頭先向前伸，看見他走路的人都很兢心，怕他要向前方伏着倒下去，也有人稱讚他和日本學生沒有兩樣！

C和章兩個在電車裏打盹了四五十分鐘，

在一個停車站下了車。他們到管理員家裏時，管理員正在請客。請的客是大學法科出身的法學士，頗負時名，管理員才請他。管理員看見C和章兩個，呈一種不高興的臉色，知道他兩個又來借錢了。

“老先生！我這裏要命了呢！你還說借錢！省裏打了幾個電報都沒有覆，下個月的學費還不知道發得出發不出呢！”一個可以借，兩個也可以借，三個，四個，五個，十個，二十個都要借，管理員也有苦衷。有餘剩公款，借還可以，要管理員拿出乾本來借給人是萬萬辦不到的。

費了許多口舌，談判了兩三個時辰，管理員說C從前預支了十五塊，現在准再借五塊，章君則借十塊，兩人借到了錢歡歡喜喜走到停車場時已經黃昏了。

章君說要買防寒羊毛衣去，他是個經濟大家，他要在幾十個大洋貨店的玻璃櫥前站過幾回之後才買得成功。C看章君一個先搭市外電車去後，因為借到款了，他搭比市內電車舒服的

高架線電車回到H區，高架車比市內車，車資要貴五分錢。

C在電車裏遇見在青年會寄宿舍住的F君，F君告訴C下星期六青年會的人要全體參觀K區的女子職業學校，問C加進不加進。C暗想青年會的幹事也太無聊了，今星期說參觀，下星期也說參觀，再下一星期又說參觀。至參觀的是女子大學，女子高等師範，女子美術學校，女子家政學校，女子醫學校，今又說參觀女子職業學校，無一而非女子！許多有益的，能夠增見開廣見識的男性學校却不願參觀，他們祇喜歡看女人。

F君說是看運動會回來，他像跑得很困乏了。C注意及他帶的很厚的近視眼鏡，因注意到他眼梢的青筋不住的跳動。C到了M停車場要下車，F還差兩站，C要F一同下車到飯店去喫飯。F若在M站下車，他的車票就前途無效。

“在這裏下車罷。請到我那邊喫個便飯去，也得暢談暢談。”C催F在M站下車。

“……”噢C一頓飯，回去時還要買張車票，F在這瞬間真大費躊躇。

F君也有怪癖，他到菜店裏——不論西菜店中菜店——，他先要索定價表看，若菜單上沒有價錢，他就點一個明知做不出來的菜叫廚房做，若廚房說可以做，他又要嚴限時刻，一定要弄到和菜店吵一回便跑到第二家去。C常帶他到幾家便宜菜店去喫，先要告訴他那一種定價多少，那一樣價錢便宜，F才安心坐着喫。

F現在青年會單租房子住，飯在外邊喫，有時候買些燒山芋燒甜薯回來就過一天。

F從前住在日本人家裏，搬家的時候沒有錢打賞他的房主，房主婦說，從前某先生在這裏住，去的時候賞了她幾塊錢。F以後便對人說某先生開了這個惡例，累及他，是留學界的敗類。

C喫了晚飯回來倒在蓆上，思索這兩天的經過，覺得自己做了不少的事情，他就昏沉沉睡下去了。

借來的五塊錢又用完了，年假也快到了，他

一面要籌款奔走，一面又要準備試驗，C比奔走年關的細民還要辛苦，還要悲哀呀！

一九三三，五，十八夜，東京

交通大學 交通學院圖書館

21 10 1. 2 日 收到

全部共 1 冊

第 2298 號 價值 元

1931 5 15 三版

3001—4000本

素描種種

· 校正本

版權所有

每册實價大洋四角

